明史

四八



明史卷一百八十一　　列傳第六十九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徐溥　邱濬
劉健　謝遷
李東陽　王鏊
劉忠

徐溥字時用宜興人祖鑑瓊州知府有惠政溥景泰五年進士及第授編修憲宗初擢左庶子再遷太常卿兼學士成化十五年拜禮部右侍郎尋轉左久之改吏部

孝宗嗣位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旋進禮部尚書弘治五年劉吉罷溥爲首輔屢加少傅太子太傅溥承劉吉忞雎之後塡以安靜務守成法與同列劉健李東陽謝遷等協心輔治事有不可輒共爭之欽天監革職監正李華爲昌國公張巒擇葬地中旨復官溥等言臣位以來未嘗有內降倖門一開末流安底臣等不敢奉詔八年太皇太后召崇王來朝溥等與尚書倪岳諫帝爲請乃已占城奏安南侵擾帝欲遣大臣往解溥等言外國相侵有司檄諭之足矣無勞遣使萬一抗令則虧損國體問罪興師後患滋大於是罷不遣是年十二月

詔撰三清樂章溥等言天至尊無對漢祀五帝儒者猶非之況三清乃道家妄說耳一天之上安得有三大帝且以周柱下史李耳當其一以人鬼列天神矯誣甚矣郊祀樂章皆太祖所親製今使製爲時俗詞曲以享神明褻瀆尤甚臣等誦讀儒書邪說俚曲素所不習不敢以非道事陛下國家設文淵閣命學士居之誠欲其謨謀政事講論經史培養本原匡弼闕失非欲其阿諛順旨惟言莫違也今經筵早休日講久曠異端乘間而入此皆臣等無狀不足以啟聖心保初政憂愧之至無以自容數月以來奉中旨處分未當者封還執奏至再至

三願陛下曲賜聽從俾臣等竭駑鈍少有裨益非但樂
章一事而已奏入帝嘉納之帝自八年後視朝漸晏溥
等屢以爲言中官李廣以燒鍊齋醮寵十年二月溥等
上疏極論曰舊制內殿日再進奏事重者不時上聞又
常面召儒臣咨訪政事今奏事日止一次朝參之外不
得一望天顏章奏批答不時斷決或稽留數月或竟不
施行事多壅滯有妨政體經筵進講每歲不過數日正
士疎遠邪說得行近聞有以齋醮修鍊之說進者宋徽
宗崇道教科儀符籙最盛卒至乘輿播遷金石之藥性
多酷烈唐憲宗信柳泌以殞身其禍可鑒今龍虎山上

淸宮神樂觀祖師殿及內府番經廠皆焚燬無餘彼如有靈何不自保天厭其穢亦已明甚陛下若親近儒臣明正道行仁政福祥善慶不召自至何假妖妄之說哉自古奸人蠱惑君心者必以太平無事爲言唐臣李絳有云憂先於事可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於事今承平日久溺於晏安目前視之雖若無事然工役繁興科斂百出士馬罷敝閭閻困窮愁歎之聲上干和氣致熒惑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木興妖四方奏報殆無虛月將來之患灼然可憂陛下高居九重言官皆畏罪緘默臣等若復不言誰肯爲陛下言者帝感其言三月甲

子御文華殿召見溥及劉健李東陽謝遷授以諸司題奏曰與先生輩議溥等擬旨上帝應手改定事端多者健請出外詳閱帝曰盡就此面議既畢賜茶而退自成化間憲宗召對彭時商輅後至此始再見舉朝詡爲盛事然終溥在位亦止此一召而已尋以災異求言廷臣所上封事經月不報而言官論救何鼎忤旨待罪者久溥等皆以爲言於是悉下諸章而罷諸言官弗問溥時年七十引年求退不許詔風雨寒暑免朝參十一年皇太子出閣加少師兼太子太師進華蓋殿大學士以目疾乞歸帝眷留久之乃許恩賚有加踰年卒贈太師謚

文靖溥性凝重有度在內閣十二年從容輔導人有過悞輒爲掩覆曰天生才甚難不忍以微瑕棄也屢遇大獄及逮繫言官委曲調劑孝宗仁厚多納溥等所言天下陰受其福嘗曰祖宗法度所以惠元元者備矣患不能守耳卒無所更置性至孝嘗再廬墓自奉甚薄好施予置義田八百畝贍宗族請籍記於官以垂永久帝爲復其徭役

邱濬字仲深瓊山人幼孤母李氏教之讀書過目成誦家貧無書嘗走數百里借書必得乃已舉鄉試第一景泰五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濬既官翰林見聞益

廣尤熟國家典故以經濟自負成化元年兩廣用兵濬奏記大學士李賢指陳形勢纚纚數千言賢善其計聞之帝命錄示總兵官趙輔巡撫都御史韓雍雍等破賊雖不盡用其策而濬以此名重公卿間秩滿進侍講與修英宗實錄進侍講學士續通鑑綱目成擢學士遷國子祭酒時經生文尚險怪濬主南畿鄉試分考會試皆痛抑之及是課國學生尤諄切告誡返文體於正尋進禮部右侍郎掌祭酒事濬以眞德秀大學衍義於治國平天下條目未具乃博採羣書補之孝宗嗣位表上其書帝稱善賚金幣命所司刊行特進禮部尚書掌詹事

府事修憲宗實錄充副總裁弘治四年書成加太子太保尋命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尚書入內閣者自濬始時年七十一矣濬以衍義補所載皆可見之行事請摘其要者奏聞下內閣議行之帝報可明年濬上言臣見成化時彗星三見徧掃三垣地五六百震邇者彗星見天津地震天鳴無虛日異鳥三鳴於禁中春秋二百四十年書彗孛者三地震者五飛禽者三今乃屢見於二十年之間甚可畏也願陛下體上天之仁愛念祖宗之艱難正身清心以立本而應務謹好尚不惑於異端節財用不至於耗國公任使不失於偏聽禁私謁明

義理慎儉德勤政務則承風希寵左道亂政之徒自不敢肆其奸而天災弭矣因列時弊二十二事帝納之六年以目疾免朝參濬在位嘗以寛大啓上心忠厚變士習顧性褊隘嘗與劉健議事不合至投冠於地言官建白不當意輒面折之與王恕不相得至不交一言六年大計羣吏恕所奏罷二千人濬請未及三載者復任非貪暴有顯跡者勿斥留九十人恕爭之不得求去太醫院判劉文泰嘗往來濬家以失職訐恕恕疑文泰受濬指而言者譁然言疏稿出濬手恕竟坐罷人以是大不直濬給事中毛珵御史宋惪周津等交章劾濬不可居

相位帝不問踰年加少保八年卒年七十六贈太傅謚文莊濬廉介所居邸第極湫隘四十年不易性嗜學旣老右目失明猶披覽不輟議論好矯激聞者駭愕至修英宗實錄有言于謙之死當以不軌書者濬曰己巳之變微于公社稷危矣事久論定誣不可不白其持正又如此正德中以巡按御史言賜祠於鄉曰景賢

劉健字希賢洛陽人父亮三原敎諭有學行健少端重與同邑閻禹錫白良輔遊得河東薛瑄之傳舉天順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謝交遊鍵戶讀書人以木強目之然練習典故有經濟志成化初修英宗實錄起之

憂中固辭不許書成進修撰三遷至少詹事充東宮講
官受知於孝宗既卽位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
內閣參預機務弘治四年進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累
加太子太保改武英殿十一年春進少傅兼太子太傅
代徐溥爲首輔健學問深粹正色敢言以身任天下之
重淸寧宮災太監李廣有罪自殺健與同列李東陽謝
遷疏言古帝王未有不遇災而懼者向來奸佞熒惑聖
聽賄賂公行賞罰失當災異之積正此之由今幸元惡
殄喪聖心開悟而餘慝未除宿弊未革伏願奮發勵精
進賢黜姦明示賞罰凡所當行斷在不疑毋更因循以

貽後悔帝方嘉納其言而廣黨蔡昭等旋取旨予廣祭葬祠額健等力諫僅寢祠額南北言官指陳時政頻有所論劾一切皆不問國子生江瑢劾健東陽杜抑言路帝慰留健東陽而下瑢於獄二人力救得釋十三年四月大同告警京師戒嚴兵部請甄別京營諸將帝召健及東陽遷至平臺面議去留乃去遂安伯陳韶等三人而召鎮遠侯顧溥督團營時帝視朝頗晏健等以爲言頷之而已十四年秋帝以軍興缺餉屢下廷議健等言天下之財其生有限今光祿歲供增數十倍諸方織作務爲新巧齋醮日費鉅萬太倉所儲不足餉戰士而內

府取入動四五十萬宗藩貴戚之求土田奪鹽利者亦數千萬計土木日興科斂不已傳奉冗官之俸薪內府工匠之餼廩歲增月積無有窮期財安得不匱今陝西遼東邊患方殷湖廣貴州軍旅繼動不知何以應之望陛下絕無益之費躬行節儉為中外倡而令羣臣得畢獻其誠講求革弊之策天下幸甚明年四月以災異陳勤朝講節財用罷齋醮公賞罰數事及冬南京鳳陽大水廷臣多上言時務久之不下健等因極陳怠政之失請勤聽斷以振紀綱帝皆嘉納大明會典成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與東陽遷同賜蟒

衣閣臣賜蟒自健等始帝孝事兩宮太后甚謹而兩宮
皆好佛老先是淸寧宮成命灌頂國師設壇慶讚又遣
中官齋眞武像建醮武當山使使詣泰山進神袍或白
晝散燈市上帝重違太后意曲從之而健等諫甚力十
五年六月詔擬釋迦啞塔像讚十七年二月詔建延壽
塔朝陽門外除道士杜永祺等五人爲眞人皆以健等
力諫得寢是年夏小王子謀犯大同帝召見閣臣健請
簡京營大帥因言京軍怯不任戰請自今罷其役作以
養銳氣帝然之退復條上防邊事宜悉報允未幾邊警
狎至帝惑中官苗逵言銳欲出師健與東陽遷委曲阻

之帝意猶未回兵部尚書劉大夏亦言京軍不可動乃止帝自十三年召對健等後閣臣希得進見及是在位久益明習政事數召見大臣欲以次革煩苛除宿弊嘗論及理財東陽極言鹽政弊壞由陳乞者衆因而私販數倍健進曰太祖時茶法始行駙馬歐陽倫以私販坐死高皇后不能救如倫事孰敢爲陛下言者帝曰非不敢言不肯言耳遂詔戸部覈利弊具議以聞當是時健等三人同心輔政竭情盡慮知無不言初或有從有不從旣乃益見信所奏請無不納呼爲先生而不名每進見帝輒屏左右左右間從屏間竊聽但聞帝數數稱善

諸進退文武大臣釐飭屯田鹽馬諸政健翊贊爲多未幾帝疾大漸召健等入乾清宮帝力疾起坐自敘即位始末甚詳令近侍書之已執健手曰先生輩輔導良苦東宮聰明但年尚幼好逸樂先生輩常勸之讀書輔爲賢主健等欷歔頓首受命而出翌日帝崩武宗嗣位健等釐諸弊政凡孝宗所欲興罷者悉以遺詔行之劉瑾者東宮舊豎也與馬永成谷大用魏彬張永邱聚高鳳羅祥等八人俱用事時謂之八黨日導帝遊戲詔條率沮格不舉京師淫雨自六月至八月健等乃上言陛下登極詔出中外歡呼想望太平今兩月矣未聞汰冗員

幾何省冗費幾何詔書所載徒爲空文此陰陽所以失調雨暘所以不若也如監局倉庫城門及四方守備內臣增置數倍朝廷養軍匠費鉅萬計僅足供其役使寧可不汰文武臣曠職僨事虛糜廩祿者寧可不黜畫史工匠濫授官職者多至數百人寧可不罷內承運庫累歲支銀數百餘萬初無文簿司鑰庫貯錢數百萬未知有無寧可不勾校至如縱內苑珍禽奇獸放遣先朝宮人皆新政所當先而陛下悉牽制不行何以慰四海之望帝雖溫詔答之而左右宦豎日恣增益且日衆享祀郊廟帶刀被甲擁駕後內府諸監局僉書多者至一百數

十人光祿日供騾芻數倍健等極陳其弊請勤政講學報聞而已正德元年二月帝從尚書韓文言畿甸皇莊令有司徵課而每莊仍留宦官一人校尉十人健等言皇莊既以進奉兩宮自宜悉委有司不當仍主以私人反失朝廷尊親之意因備言內臣管莊擾民不省吏戶兵三部及都察院各有疏爭職掌爲近習所撓健等擬旨上不從令再擬健等力諫謂奸商譚景清之沮壞鹽政北征將士之無功授官武臣神英之負罪玩法御用監書篆之濫收考較皆以一二人私恩壞百年定制況今政令維新而地震天鳴白虹貫日恒星晝見太陽無

光內賊縱橫外寇猖獗財匱民窮怨謗交作而中外臣僕方且乘機作奸排忠直猶仇讐保奸回如骨月日復一日愈甚於前禍變之來恐當不遠臣等受知先帝叨任腹心邇者旨從中下畧不與聞有所擬議竟從改易似此之類不可悉舉若復顧惜身家共爲阿順則罔上悞國死有餘辜所擬四疏不敢更易謹以原擬封進不報居數日又言臣等遭逢先帝臨終顧命惓惓以陛下爲託痛心刻骨誓以死報卽位詔書天下延頸而朝令夕改迄無寧日百官庶府倣傚成風非惟廢格不行抑且變易殆盡建言者以爲多言幹事者以爲生事累章

執奏謂之瀆擾釐剔弊政謂之紛更憂在於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涉於近幸貴戚則牢不可破臣等心知不可義當盡言比爲鹽法賞功諸事極陳利害拱俟數日未蒙批答若以臣等言是宜賜施行所言如非卽當斥責乃留中不報視之若無政出多門咎歸臣等宋儒朱子有言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若冒顧命之名而不盡輔導之實既負先帝又負陛下天下後世其謂臣何伏乞聖明矜察特賜退休帝優旨慰留之疏仍不下越五日健等復上疏歷數政令十失指斥貴戚近倖尤切因

再申前請帝不得已始下前疏命所司詳議健知志終不行首上章乞骸骨李東陽謝遷繼之帝皆不許旣而所司議上一如健等指帝勉從之由是諸失利者咸切齒六月庚午復上言近日以來免朝太多奏事漸晩遊戲漸廣經筵日講直命停止臣等愚昧不知陛下宮中復有何事急於此者夫濫賞妄費非所以崇儉德彈射釣獵非所以養仁心鷹犬狐兔田野之物不可育於朝廷弓矢甲冑戰鬬之象不可施於宮禁今聖學久曠正人不親直言不聞下情不達而此數者雜交於前臣不勝憂懼帝曰朕聞帝王不能無過貴改過卿等言是朕

當行之健等乃錄廷臣所陳時政切要者請置坐隅朝夕省覽曰無單騎馳驅輕出宮禁曰無頻幸監局泛舟海子曰無事鷹犬彈射曰無納內侍進獻飲膳疏入報聞先是孝宗山陵畢健等卽請開經筵帝初勉應之後數以朝謁兩宮停講或云擇日乘馬健等陳諫甚切至八月帝既大婚健等又請開講命俟九月至期又命停午講健等以先帝故事日再進講力爭不得當是時健等懇切疏諫者屢矣而帝以狎近羣小終不能改既而遣中官崔杲等督織造乞鹽萬二千引所司執奏給事中陶諧徐昂御史杜旻邵清楊儀等先後諫健等亦言

不可帝召健等至煖閣面議頗有所詰問健等皆以正
對帝不能難最後正色曰天下事豈皆內官所壞朝臣
壞事者十常六七先生輩亦自知之因命鹽引悉如杲
請健等退再上章言不可帝自愧失言乃俞健等所奏
於是中外咸悅以帝庶幾改過健等遂謀去八黨連章
請誅之言官亦交論羣閹罪狀健及遷東陽持其章甚
力帝遣司禮諳閣曰朕且改矣其爲朕曲赦若曹健等
言此皆得罪祖宗非陛下所得赦復上言曰人君之於
小人不知而誤用天下尚望其知而去之知而不去則
小人愈肆君子愈危不至於亂亡不已且邪正不並立

今舉朝欲決去此數人陛下又知其罪而故留之左右
非特朝臣疑懼此數人亦不自安上下相猜中外不協
禍亂之機始此矣不聽健等以去就爭瑾等八人窘甚
相對涕泣而尚書韓文等疏復入於是帝命司禮王岳
等詣閣議一日三至欲安置瑾等南京遷欲遂誅之健
推案哭曰先帝臨崩執老臣手付以大事今陵土未乾
使若輩敗壞至此臣死何面目見先帝聲色俱厲岳素
剛正疾邪慨然曰閣議是其儕范亨徐智等亦以爲然
是夜八人益急環泣帝前帝怒立收岳等下詔獄而健
等不知方倚岳內應明日韓文倡九卿伏闕固爭健逆

謂曰事且濟公等第堅持頃之事大變八人皆宥不問而瑾掌司禮健遷遂乞致仕賜敕給驛歸月廩歲夫如故事健去瑾憾不已明年三月辛未詔列五十三人爲奸黨榜示朝堂以健爲首又二年削籍爲民追奪誥命瑾誅復官致仕後聞帝數巡遊輒歎息不食曰吾負先帝世宗立命行人齎敕存問以司馬光文彥博爲比賜賚有加及年躋九十詔撫臣就第致束帛餼羊上尊官其孫成學中書舍人嘉靖五年卒年九十四遺表數千言勸帝正身勤學親賢遠佞帝震悼賜䘏甚厚贈太師諡文靖健器局嚴整正己率下朝退僚寀私謁不交一

言許進輩七人欲推焦芳入吏部健曰老夫不久歸田
此座即焦有恐諸公俱受其害耳後七人果爲芳所擠
東陽以詩文引後進海內士皆抵掌談文學健若不聞
獨敎人治經窮理其事業光明俊偉明世輔臣鮮有比
者孫望之進士

謝遷字于喬餘姚人成化十年鄉試第一明年舉進士
復第一授修撰累遷左庶子弘治元年春中官郭鏞請
豫選妃嬪備六宮遷上言山陵未畢禮當有待祥禫之
期歲亦不遠陛下富於春秋請俟諒陰既終徐議未晚
尚書周洪謨等如遷議從之帝居東宮時遷已爲講官

及是與日講務積誠開帝意前夕必正衣冠習誦及進講敷詞詳切帝數稱善進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八年詔同李東陽入內閣參預機務遷時居憂力辭服除始拜命進詹事兼官如故皇太子出閣加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上疏勸太子親賢遠佞勤學問戒逸豫帝嘉之尚書馬文升以大同邊警餉饋不足請加南方兩稅折銀遷曰先朝以南方賦重故折銀以寬之若復議加恐民不堪命且足國在節用用度無節雖加賦奚益尚書倪岳亦爭之議遂寢孝宗晚年慨然欲釐弊政而內府諸庫及倉場馬坊中官作奸骫法不可究詰

御馬監騰驤四衛勇士自以禁軍不隷兵部率空名支
餉其弊尤甚遷乘間言之帝令擬旨禁約遷曰虛言設
禁無益宜令曹司搜剔弊端明白奏聞然後嚴立條約
有犯必誅庶積蠹可去帝俞允之遷儀觀俊偉秉節直
亮與劉健李東陽同輔政而遷見事明敏善持論時人
爲之語曰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尤侃侃天下稱賢相武
宗嗣位屢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數諫帝弗聽因天變求
去甚力帝輒慰留及請誅劉瑾不克遂與健同致仕歸
禮數俱如健而瑾怨遷未已焦芳既附瑾入內閣亦憾
遷嘗舉王鏊吳寬自代不及已乃取中旨勒罷其弟兵

部主事迪斥其子編修丕爲民四年二月以浙江應詔所舉懷才抱德士餘姚周禮徐子元許龍上虞徐文彪皆遷同鄉而草詔由健欲因此爲二人罪矯旨謂餘姚隱士何多此必徇私援引下禮等詔獄詞連健遷瑾欲逮健遷籍其家東陽力解芳從旁厲聲曰縱輕貸亦當除名旨下如芳言禮等咸戍邊尚書劉宇復劾兩司以上訪舉失實坐罰米有削籍者且詔自今餘姚人毋選京官著爲令其年十二月言官希瑾指請奪健遷及尚書馬文升劉大夏韓文許進等誥命詔并追還所賜玉帶服物同時奪誥命者六百七十五人當是時人皆爲

遷危而遷與客圍棋賦詩自若瑾誅復職致仕世宗卽
位遣使存問起廸參議丕復官翰林遷乃遣子正入謝
勸帝勤學法祖納諫優旨答之嘉靖二年復詔有司存
問六年大學士費宏舉遷自代楊一淸欲阻張璁亦力
舉遷帝乃遣行人齎手敕卽家起之命撫按官敦促上
道遷年七十九矣不得已拜命比至而璁已入閣一淸
以官尊於遷無相下意遷居位數月力求去帝待遷愈
厚以天寒免朝參除夕賜御製詩及以病告則遣醫賜
藥餌光祿致酒餼使者相望於道遷竟以次年正月辭
歸十年卒於家年八十有三贈太傅謚文正廸仕至廣

東布政使丕鄉試第一弘治末進士及第歷官吏部左侍郎贈禮部尚書

李東陽字賓之茶陵人以戍籍居京師四歲能作徑尺書景帝召試之甚喜抱置膝上賜果鈔後兩召講尚書大義稱旨命入京學天順八年年十八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累遷侍講學士充東宮講官弘治五年憲宗實錄成由左庶子兼侍講學士進太常少卿兼官如故五年旱災求言東陽條摘孟子七篇大義附以時政得失累數千言上之帝稱善閣臣徐溥等以詔敕繁請如先朝王直故事設官專領乃擢東陽禮部右侍郎兼侍

讀學士入內閣專典誥敕八年以本官直文淵閣參預
機務與謝遷同日登用久之進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
文淵閣大學士十七年重建闕里廟成奉命往祭還上
疏言臣奉使道行適遇亢旱天津一路夏麥已枯秋禾
未種輓舟者無完衣荷鋤者有菜色盜賊縱橫青州尤
甚南來人言江南浙東流亡載道戶口消耗軍伍空虛
庫無旬日之儲官缺累歲之俸東南財賦所出一歲之
饑已至於此北地呰窳素無積聚今秋再歉何以堪之
事變之生恐不可測臣自非經過其地則雖久處官曹
日理章疏猶不得其詳況陛下高居九重之上耶臣訪

之道路皆言冗食太衆國用無經差役頻煩科派重疊京城土木繁興供役軍士財力交殫每遇班操寧死不赴勢家鉅族田連郡縣猶請乞不已親王之藩供億至二三十萬游手之徒託名皇親僕從每於關津都會大張市肆網羅商稅國家建都於北仰給東南商賈驚散大非細故更有織造內官縱羣小掊擊閘河官吏莫不奔駭鬻販窮民所在騷然此又臣所目擊者夫閭閻之情郡縣不得而知也郡縣之情廟堂不得而知也廟堂之情九重亦不得而知也始於容隱成於蒙蔽容隱之端甚小蒙蔽之禍甚深臣在山東伏聞陛下以災異屢

見敕羣臣盡言無諱然詔旨頻降章疏畢陳而事關內
廷貴戚者動爲掣肘累歲經時俱見遏罷誠恐今日所
言又爲虛文乞取從前內外條奏詳加採擇斷在必行
帝嘉歎悉付所司是時帝數召閣臣面議政事東陽與
首輔劉健等竭心獻納時政闕失必盡言極諫東陽工
古文閣中疏草多屬之疏出天下傳誦明年與劉健謝
遷同受顧命武宗立屢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劉瑾入司
禮東陽與健遷即日辭位中旨去健遷而東陽獨留恥
之再疏懇請不許初健遷持議欲誅瑾詞甚厲惟東陽
少緩故獨留健遷瀕行東陽祖餞泣下健正色曰何泣

爲使當日力爭與我輩同去矣東陽默然瑾既得志務
摧抑縉紳而焦芳入閣助之虐老臣忠直士放逐殆盡
東陽悒悒不得志亦委蛇避禍而焦芳嫉其位已上日
夕搆之瑾先是東陽奉命編通鑑纂要既成瑾令人摘
筆畫小疵除謄錄官數人名欲因以及東陽東陽大窘
屬芳與張綵爲解乃已瑾兇暴日甚無所不訕侮於東
陽猶陽禮敬凡瑾所爲亂政東陽彌縫其間亦多所補
救尚寶卿崔璿副使姚祥郎中張瑋以違制乘肩輿從
者妄索驛馬給事中安奎御史張彧以覈邊餉失瑾意
皆荷重校幾死東陽力救璿等謫戍奎彧釋爲民三年

六月壬辰朝退有遺匿名書於御道數瑾罪者詔百官悉跪奉天門外頃之執庶僚三百餘人下詔獄次日東陽等力救會瑾亦廉知其同類所爲衆獲宥後數日東陽疏言寛恤數事章下所司旣而戸部覆奏言糧草虧折自有專司巡撫官總領大綱宜從輕減瑾大怒矯旨詰責數百言中外駭歎瑾患盜賊日滋欲戍其家屬並鄰里及爲之囊槖者或自陳獲盜七十人所司欲以新例從事東陽言如是則百年之案皆可追論也乃免劉健謝遷劉大夏楊一清及平江伯陳熊輩幾得危禍皆賴東陽而解其潛移默奪保全善類天下陰受其庇而

氣節之士多非之侍郎羅玘上書勸其早退至請削門生籍東陽得書俛首長歎而已焦芳既與中人爲一王鏊雖持正不能與瑾抗東陽乃援楊廷和共事差倚以自強已而鏊辭位代者劉宇曹元皆瑾黨東陽勢益孤東陽前已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後瑾欲加芳官詔東陽食正一品祿四年五月孝宗實錄成編纂諸臣當序遷所司援會典故事詔以劉健等前纂修會典多糜費皆奪陞職東陽亦坐降俸居數日乃以實錄功復之五年春久旱下詔恤刑東陽等因上詔書所未及者數條帝悉從之而法司畏瑾減死者止二人其秋瑾誅東陽乃

上疏自列曰臣備員禁近與瑾職掌相關凡調旨撰敕或被駁再三或逕自改竄或持回私室假手他人或遞出謄黃逼令落藁眞假混淆無從別白臣雖委曲匡持期於少濟而因循隱忍所損亦多理宜黜罷帝慰留之寘鐇平加特進左柱國廕一子尚寶司丞爲御史張芹所劾帝怒奪芹俸東陽亦乞休辭廕不許時焦芳曹元已罷而劉忠梁儲入政事一新然張永魏彬馬永成谷大用等猶用事帝嬉遊如故皇子未生多居宿於外又議大興豹房之役建寺觀禁中東陽等憂之前後上章切諫不報七年東陽等以京師及山西陝西雲南福建

相繼地震而帝講筵不舉視朝久曠宗社祭享不親禁門出入無度谷大用仍開西廠屢上疏極諫帝亦終不聽九載秩滿兼支大學士俸河南賊平廕子世錦衣千戶再疏力辭改廕六品文官其冬帝欲調宣府軍三千入衞而以京軍更番戍邊東陽等力持不可大臣臺諫皆以爲言中官旁午索草敕帝坐乾清宮門趣之東陽等終不奉詔明日竟出內降行之江彬等遂以邊兵入豹房矣東陽以老疾乞休前後章數上至是始許賜敕給廩隸如故事又四年卒年七十贈太師諡文正東陽事父淳有孝行初官翰林時常飲酒至夜深父不就寢

忍寒待其歸自此終身不夜飲於外爲文典雅流麗朝廷大著作多出其手工篆隸書碑版篇翰流播四裔獎成後進推挽才彥學士大夫出其門者悉粲然有所成就自明興以來宰臣以文章領袖縉紳者楊士奇後東陽而已立朝五十年淸節不渝旣罷政居家請詩文書篆者塡塞戶限頗資以給朝夕一日夫人方進紙墨東陽有倦色夫人笑曰今日設客可使案無魚菜耶乃欣然命筆移時而罷其風操如此

王鏊字濟之吳人父琬光化知縣鏊年十六隨父讀書國子監諸生爭傳誦其文侍郎葉盛提學御史陳選奇

之稱爲天下士成化十年鄉試明年會試俱第一廷試第三授編修杜門讀書避遠權勢弘治初遷侍講學士充講官中貴李廣導帝遊西苑鏊講文王不敢盤於遊田反覆規切帝爲動容講罷謂廣曰講官指若曹耳壽寧侯張巒故與鏊有連及巒貴鏊絶不與通東宮出閣大臣請選正人爲宮僚鏊以本官兼諭德尋轉少詹事擢吏部右侍郎嘗奏陳邊計畧言昨火篩入寇大同陛下宵旰不寧而緣邊諸將皆嬰城守無一人敢當其鋒者此臣所不解也臣竊謂今日火篩小王子不足畏而嬖倖亂政功罪不明委任不專法令不行邊圉空虛深

可畏也比年邊將失律往往令戴罪殺賊副總兵姚信擁兵不進亦得逃罪此人心所以日懈士氣所以不振也望陛下大奮乾剛時召大臣咨詢邊將勇怯有罪必罰有功必賞專主將之權起致仕尚書秦紘爲總制節制諸邊提督右都御史史琳坐鎭京營遥爲聲援厚恤沿邊死事之家召募邊方驍勇之士用間以攜其部曲分兵掩擊出奇制勝寇必不敢長驅深入從之又言宜倣前代制科如博學宏詞之類以收異材六年一舉尤異者授以清要之職有官者加秩數年之後士類濯磨必以通經學古爲高脫去謏聞之陋時不能用尋以父

憂歸正德元年四月起左侍郎與韓文諸大臣請誅劉瑾等八黨俄瑾入司禮大學士劉健謝遷相繼去內閣止李東陽一人瑾欲引焦芳廷議獨推鏊瑾迫公論命以本官兼學士與芳同入內閣踰月進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明年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景帝汪后薨疑其禮鏊曰妃廢不以罪宜復故號葬以妃祭以后乃命輟朝致祭如制憲宗廢后吳氏之喪瑾議欲焚之以滅迹曰不可以成服鏊曰服可以不成葬不可薄也從之尚寶卿崔璿等三人荷校幾死鏊謂瑾曰士可殺不可辱今辱且殺之吾尚何顏居此李東陽亦力救璿等得遣

戍瑾銜尚書韓文必欲殺之又欲以他事中健遷鏊前
後力救得免或惡楊一清於瑾謂築邊牆糜費鏊爭曰
一清爲國修邊安得以功爲罪瑾怒劉大夏逮至京欲
坐以激變罪死鏊爭曰岑猛但遷延不行耳未叛何名
激變時中外大權悉歸瑾鏊初開誠與言間聽納而芳
專媕阿瑾橫彌甚禍流縉紳鏊不能救力求去四年疏
三上許之賜璽書乘傳有司給廩隸咸如故事家居十
四年廷臣交薦不起世宗卽位遣行人存問鏊疏謝因
上講學親政二篇帝優詔報聞官一子中書舍人嘉靖
三年復詔有司存問未幾卒年七十五贈太傅謚文恪

鰲博學有識鑒文章爾雅議論明暢晚著性善論一篇王守仁見之曰王公深造世未能盡也少善制舉義後數典鄉試程文魁一代取士尚經術險詭者一切屏去弘正間文體爲一變

劉忠字司直陳留人成化十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弘治四年憲宗實錄成遷侍講直經筵尋兼侍東宮講讀又九年進侍讀學士武宗卽位以宮寮擢學士掌翰林院仍直經筵正德二年劉瑾用事日導帝遊戲亂祖宗舊章忠上言戒逸遊崇正學數事已因進講與楊廷和傅經義規帝闕失而指斥近侍尤切帝謂瑾曰經

筵講書耳浮詞何爲瑾素惡兩人因諷吏部尚書許進出之南京南京諸部惟右侍郎一人進特請用爲禮部左侍郎命下外議籍籍進患之甫兩月即擢忠本部尚書其冬就改吏部時留都一御史素驕橫一郎中張綵所暱也秩滿皆署下考疾吏胥詭名寄籍督諸曹核汰千人大計京官所黜多於前又疏請不時糾劾以示勸懲無待六年考黜詔可之忠在南京正直有風采然是時瑾方以嚴苛折辱士大夫而忠操繩墨待下糾劾過峻時論遂謂忠附會瑾意頗歸怨焉五年二月改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專典制詔兩疏乞休不報瑾誅以本

官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預機務甫數日以平寧夏功
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故事閣臣加官無遽至三孤者忠
無功驟得不自安連疏固辭不許瑾雖誅張永魏彬輩
擅政大臣復爭與交驩忠獨無所顧永嘗遣廖鵬謁忠
忠僕隸遇之又却其餽由是與永輩左前後乞休疏七
八上皆慰留明年命典會試甫畢帝以試錄文義多舛
召李東陽示之忠知爲中官所掎乞省墓詔乘傳還抵
家再上章乞致仕報許給月廩歲隸終其身世宗卽位
屢薦不起遣行人存問忠奏謝因有所獻納帝褎其忠
愛嘉靖二年卒年七十二贈太保謚文肅

贊曰徐溥以寬厚著邱濬以博綜聞觀其指事陳言懇懇焉爲憂盛危明之計可謂勤矣劉健謝遷正色直道蹇蹇匪躬閹豎亂政秉義固諍志雖不就而剛嚴之節始終不渝有明賢宰輔自三楊外前有彭商後稱劉謝庶乎以道事君者歟李東陽以依違蒙詬然善類賴以扶持所全不少大臣同國休戚非可以決去爲高遠蹈爲潔顧其志何如耳王鏊劉忠持正不阿奉身早退此誠明去就之節烏能委蛇俛仰以爲容悅哉

明史卷一百八十一終

明史卷一百八十二　列傳第七十

總裁官總理事務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王恕 子承裕　馬文升

劉大夏

王恕字宗貫三原人正統十三年進士由庶吉士授大理左評事進左寺副嘗條刑罰不中者六事皆議行之遷揚州知府發粟振饑不待報作資政書院以課士天順四年以治行最超遷江西右布政使平贛州寇憲宗嗣位詔大臣嚴覈天下方面官乃黜河南左布政使侯

臣等十三人而以恕代臣成化元年南陽荆襄流民嘯聚爲亂擢恕右副都御史撫治之會丁母憂詔奔喪兩月即起視事恕辭不許與尚書白圭共平大盜劉通復討破其黨石龍嚴東所部毋濫殺流民復業移撫河南論功進左副都御史稍遷刑部右侍郎父憂服除以原官總督河道浚高郵邵伯諸湖修雷公上下句城陳公四塘水閘因災變請講求弭災策帝爲賜山東租一年畿輔亦多減免旋改南京戶部左侍郎十二年大學士商輅等以雲南遠在萬里西控諸夷南接交阯而鎮守中官錢能貪恣甚議遣大臣有威望者爲巡撫鎭壓之

乃改恕左副都御史以行就進右都御史初能遣指揮郭景奏事京師言安南捕盜兵闌入雲南境帝卽命景齎敕戒約之舊制使安南必由廣西而景直自雲南往能因景遺安南王黎灝玉帶寶絲蟒衣珍奇諸物灝遣將率兵送景還欲遂通雲南道景懼後禍紿先行白守關者因脫歸揚言安南寇至關吏戒嚴黔國公沐琮遣人諭其帥始返而諸臣畏能匿不奏能又頻遣景及指揮盧安蘇本等交通干崖孟密諸土官納其金寶無算恕皆廉得之遣騎執景景懼自殺因劾能私通外國罪當死詔遣刑部郎中潘蕃往按之能又以其間驛進黃

鷃鵡恕請禁絶且盡發能貪暴狀言昔交阯以鎮守非人致一方陷沒今日之事殆又甚焉陛下何惜一能不以安邊徼能大懼急屬貴近請召恕還而是時商輅項忠諸正人方以忤汪直罷遂改恕掌南京都察院參贊守備機務能事立解蕃勘上得實置不問恕居雲南九月威行徼外黔國以下咸惕息奉令疏凡二十上直聲動天下當是時安南納江西叛人王姓者爲謀主潛遣諜入臨安又於蒙自市銅鑄兵器將伺間襲雲南恕請增設副使二員以飭邊備謀遂沮還南京數月遷兵部尚書參贊如故考選官屬嚴拒請託同事者咸不悅而

錢能歸屢譖怨於帝帝亦銜怨數直言遂命兼右副都
御史巡撫南畿舊制應天鎭江太平寧國廣德官田徵
半租民田全免其後民田率歸豪右而官田累貧民怨
乃量減官田耗稍增之民田常州時有羨米乃奏以六
萬石補夏稅又補他府戶口鹽鈔六百萬貫公私便焉
所部水災奏免秋糧六十餘萬石周行振貸全活二百
餘萬戶江南歲輸白糧民多至破產而光祿槩以給庖
人賤工又中官暴橫四方輸上供物監收者率要羨入
織造繒綵及採花卉禽鳥者絡繹道路怨先後論列皆
不納中官王敬挾妖人千戶王臣南行採藥物珍玩所

至騷然長吏多被辱至蘇州召諸生寫妖書諸生大譁敬奏諸生抗命恕亟疏言當此凶歲宜遣使振濟顧乃橫索玩好昔唐太宗諷梁州獻名鷹明皇令益州織半臂褙子進琵琶桿撥鏤牙合子諸物李大亮蘇頲不奉詔臣雖無似有慕斯人因盡列敬等罪狀敬亦誣奏恕幷及常州知府孫仁仁被逮仁新淦人由進士歷知府爲人方峻敬至不爲禮以是見忤恕抗章救三疏劾敬會中官尚銘亦發敬奸狀乃下敬等獄戍其黨十九人而棄臣市傳首南京仁亦得釋歸後積官至巡撫寧夏右副都御史二十年復改恕南京兵部尚書時錢能亦

守備南京語人曰王公天人也吾敬事而已恕坦懷待之能卒歛戢林俊之下獄也恕言天地止一壇祖宗止一廟而佛至千餘寺一寺立而移民居且數百家費內帑且數十萬此舛也俊言當不宜罪帝得疏不懌恕侃侃論列無少避先後應詔陳言者二十一建白者三十九皆力阻權倖天下傾心慕之遇朝事有不可必曰王公胡不言也則又曰公疏且至矣已恕疏果至時爲謠曰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於是貴近皆側目帝亦頗厭苦之二十二年起用傳奉官恕諫尤切帝愈不悅恕先加太子少保會南京兵部侍郎馬顯乞罷忽附批落

恕宮保致仕朝野大駭恕數爲巡撫歷侍郎至尚書皆在留都以好直言終不得立朝既歸名益高臺省推薦無虛月工部主事仙居王純比恕汲黯至予杖謫思南推官孝宗卽位始用廷臣薦召入爲吏部尚書尋加太子少保先是中外劾大學士劉吉者必薦恕吉以是大恚凡恕所推舉必陰撓之弘治元年閏正月言官劾兩廣總督宋旻漕運總督邱鼐等三十七人宜降黜中多素有時望者吉竟取中旨允之章不下吏部恕以不得其職拜疏乞去不許陝西缺巡撫恕推河南布政使蕭禎詔別推恕執奏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任臣銓部倘所

舉不效臣罪也今陛下安知禎不才而拒之是必左右近臣意有所屬臣不能承望風指以固祿位且陛下既以禎爲不可用是臣不可用也願乞骸骨帝乃卒用禎時言官多稱恕賢且老不當任劇職宜置內閣參大政最後南京御史吳泰等復言之帝曰朕用蹇義王直故事官恕吏部有謀議未嘗不聽何必內閣也恕嘗侍經筵見帝困熱暑請依故事大寒暑暫停仍進講義於宮中進士董傑御史湯鼐給事中韓重等遂交章論駁恕待罪請解職優詔不許恕上言臣蒙國厚恩日夕思報人見陛下任臣過重遂望臣太深欲臣盡取朝政更張

之如宋司馬光故事無論臣才遠不及光卽今亦豈元祐時且六卿分職各有攸司臣豈敢越而謀之但傑等責臣艮是臣無所逃罪惟乞放還帝復優詔勉留之恕感激眷遇益以身任國事方以疾在告聞帝頗擢用宦官至有賜蟒衣給莊田者具疏切諫中官黃順請起復匠官潘俊供役恕言不可以小臣壞重典再執奏竟報許劉吉既憾恕吉所陷壽州知州劉槩及言官周紘張昺湯鼐姜綰等恕又抗章力救吉以是益恨乃合私人魏璋等共排之恕先後推用羅明熊懷强珍陳壽邱鼐白思明等咸諷璋等糾駁恕知志不得行連章求去帝

輒慰留且以其老特免午朝遇大風雨雪早朝亦免嵗
王見沛乞歸德州田已得旨怨言王國懿親不當爭尺
寸地使小民失業帝婉辭報焉盧溝橋成中官李興乞
進文思院副使潘俊等官怨言營造常職安得錄功成
化季始有此事陛下初政幸已革汰奈何復行且山陵
大工未聞陞職援例奏乞將何詞拒之帝納其言已修
京城河橋帝復從興請援四人官許五人冠帶怨執奏
不從再疏爭曰臣職掌銓選義當盡言而再疏莫回天
聽以爲業已許之不可易夫事求其當設未當雖十易
何害不然流弊有不可救者報聞先後以災異條七事

以星變陳二十事咸切時弊壽寧伯張巒請勳號誥券恕言錢王兩太后正位中宮數十年錢承宗王源始邀封爵今皇后立甫三年巒已封伯遽有此請累聖德不可許通政經歷高祿巒妹壻也超遷本司參議恕言天下之官以待天下之士勿私貴戚妨公議中旨以次等御醫徐生超補院判恕請選上考者不納文華殿中書舍人杜昌等夤緣遷秩御醫王玉自陳乞進官恕皆力爭寢之是時劉吉已罷而邱濬入閣亦與恕不相能初濬以禮部尚書掌詹事與恕同爲太子太保恕長六卿位濬上及濬入閣恕以吏部弗讓也濬由是不悅恕考

察天下庶官已黜而濬調旨留之者九十餘人怨屢爭不能得因力求罷不許太醫院判劉文泰者故往來濬家以求遷官爲怨所沮銜怨甚怨里居日嘗屬人作傳鏤板以行濬謂其沽直謗君上聞罪且不小文泰心動乃自爲奏草示除名都御史吳禎潤色之訐怨變亂選法且傳中自比伊周於奏疏留中者槩云不報以彰先帝拒諫無人臣禮欲中以奇禍怨以奏出濬指抗言臣傳作於成化二十年致仕在二十二年非有望於先帝也且傳中所載皆足昭先帝納諫之美何名彰過文泰無賴小人此必有老於文學多陰謀者主之帝下文泰

錦衣獄鞫之得實因請逮濬恕及禎對簿帝心不悅恕乃貶文泰御醫責恕沽名焚所鏤版置濬不問恕再疏請辨理不從遂力求去聽馳驛歸不賜敕月廩歲隸亦頗減廷論以是不直濬及濬卒文泰往弔濬妻叱之出曰以若故使相公齮王公負不義名何弔為恕敭歷中外五十餘年剛正清嚴始終一致所引薦耿裕彭韶何喬新周經李敏張悅倪岳劉大夏戴珊章懋等皆一時名臣他賢才久廢草澤者拔擢之恐後弘治二十年間衆正盈朝職業修理號為極盛者恕力也武宗嗣位遣行人齎敕存問賚羊酒益廩隸且諭以讜論無隱恕陳

國家大政數事帝優詔報之正德三年四月卒年九十三平居食噉兼人卒之日小減閉戶獨坐忽有聲若雷白氣瀰漫矚之瞑矣訃聞輟朝贈特進左柱國太師謚端毅五子十三孫多賢且顯少子承裕字天宇七歲能詩弱冠著太極動靜圖說恕官吏部令日接賓客以是周知天下賢才選用無不當舉弘治六年進士恕致政承裕即告歸侍養起授兵科給事中出理山東河南屯田減登萊糧額三畝徵一斗還青州彰德軍田先賜王府者三百六十餘頃武宗立屢遷吏科都給事中以言事忤劉瑾罰米輸塞上再遷太僕卿嘉靖六年累官南

京戸部尚書清逋稅一百七十萬石積羨銀四萬八千餘兩帝手書清平正直褒之在部三年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諡康僖

馬文升字負圖鈞州人貌瓌奇多力登景泰二年進士授御史歷按山西湖廣風裁甚著還領諸道章奏母喪除超遷福建按察使成化初召爲南京大理卿以父喪歸滿四之亂陝西巡撫陳价下吏即家起文升右副都御史代价馳至軍與總督項忠討平之事具忠傳錄功進左副都御史巡撫如故文升數條奏便宜務選將練兵修安邊營至鐵鞭城烽堠剪除劇賊西固番族不即

命者悉滅之修茶政易番馬八千有奇以給士卒振鞏昌臨洮饑民撫安流移績甚著是時孛羅忽滿都魯乩加思蘭比歲犯邊文升請駐兵韋州而設伏諸堡待之遂敗寇黑水口禽其平章迭烈孫又敗之湯羊嶺斬首二百名其嶺曰得勝坡勒石紀之而還文升軍功甚盛奏捷不爲誇張中亦無主之者以是賞薄至九年冬總制王越以大捷奏文升亦遣子璁報功廷臣勘奏不實坐停俸三月十一年春代越總制三邊軍務尋入爲兵部右侍郎明年八月整飭遼東軍務巡撫陳鉞貪而狡將士小過輒罰馬馬價騰踴文升上邊計十五事因請

禁之鉞由是嗛文升文升還部轉左十四年春鉞以掩
殺冒功激變中官汪直欲自往定之帝令司禮太監懷
恩等七人詣內閣會兵部議恩欲遣大臣往撫以沮直
行文升疾應曰善恩入白帝即命文升往直不悅欲令
其私人王英與俱文升謝絕之疾馳至鎮宣璽書撫慰
無不聽撫者又請前以也先亂失授官璽書者十餘人
得襲官事定直欲攘其功請於帝挾王英馳至開原再
下令招撫文升乃推功與直然直內慚文升又與直抗
禮奴視其左右直益不喜而陳鉞益諂事直得直懽日
夜譖文升思中之未有以發也文升還賜牢醴明年春

以遼東屢失事遣直偕定西侯蔣琬尚書林聰等按之會余子俊劾鉞鉞疑出文升意傾之益急直因奏文升行事乖方禁邊人市農器致怨叛乃下文升詔獄謫戍重慶衞直既傾文升則與鉞大發兵徼功鉞以是驟遷至尚書十九年直敗文升復官明年起爲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文升凡三至遼軍民聞其來皆鼓舞益禁抑中官總兵使不得朘削衆益大喜二十一年進右都御史總督漕運淮徐和饑移江南糧十萬石鹽價銀五萬兩振之是年冬召爲兵部尚書明年以李孜省譖調南京孝宗即位召拜左都御史弘治元年上言憲宗朝岳

鎭海瀆諸廟用方士言置石函周以符篆貯金書道經金銀錢寶石及五穀爲厭勝具宜毀從之又上言十五事悉議行帝耕耤田教坊以雜戲進文升正色曰新天子當使知稼穡艱難此何爲者卽斥去御史徐瑁賀霖失承旨下獄文升言初政不宜輒罪言官遂得釋尋命提督十二團營明年代余子俊爲兵部尚書督團營如故承平既久兵政廢弛西北部落時伺塞下文升嚴覈諸將校黜貪懦者三十餘人奸人大怨夜持弓矢伺其門或作謗書射入東長安門內帝聞詔錦衣緝捕給騎士十二衞文升出入文升乞休優詔不許小王子以數

萬騎牧大同塞下勢洶洶文升以疾在告帝使中官挾醫視因就問計文升謂彼方敗於他部無能爲請密爲備而揚聲逼之必徙去已而果然遭繼母憂詔起復再疏辭不許西北別部野乜克力其長曰亦剌思王曰滿哥王曰亦剌因王各遣使款肅州塞乞貢且互市巡撫許進總兵官劉寧爲請文升言互市可許入貢不可許乃刼之土魯番既襲執陝巴而令牙蘭據守哈密僭稱可汗侵沙州迫罕東諸部附已文升議此寇桀驁不大創終不知畏宜用漢陳湯故事襲斬之察指揮楊翥熟番情召詢以方畧翥備陳罕東至哈密道路請調罕東

兵三千爲前鋒漢兵三千繼之持數日糧間道兼程進可得志文升喜遂請於帝敕發罕東赤斤哈密兵令副總兵彭清將之隸巡撫許進往討果克之語詳進傳團營軍不足請於錦衣及騰驤四衛中選補已得請矣中官甯瑾阻之文升及兵科蔚春等言詔旨宜信不納陝西地大震文升言此外寇侵凌之兆今火篩方跳梁而海內民困財竭將懦兵弱宜行仁政以養民講武備以固圉節財用停齋醮止傳奉冗員禁奏乞閒地日視二朝以勤庶政且撤還陝西織造內臣振卹被災者家帝納其言內臣立召還文升爲兵部十三年盡心戎務於

屯田馬政邊備守禦數條上便宜國家事當言者卽非職守亦言無不盡嘗以太子年及四齡當早諭教請擇醇謹老成知書史如衞聖楊夫人者保抱扶持凡言語動止悉導之以正若內庭曲宴鐘鼓司承應元宵鼇山端午競渡諸戲皆勿令見至於佛老之教尤宜屏絕恐惑眩心志山東久旱浙江及南畿水災文升請命所司振䘏練士卒以備不虞帝皆深納之民困賦役文升極陳其害謂今民田十稅四五其輸邊塞者糧一石費銀一兩以上豐年用糧八九石方易一兩若絲綿布帛之輸京師者交納之費過於所輸南方轉漕通州至有三

四石致一石者中州歲役五六萬人治河山東河南修塞決口夫不下二十萬蘇松治水亦如之湖廣建吉興岐雍四王府江西益壽二府山東衡府通計役夫不下百萬諸王之國役夫供應亦四十萬加以湖廣征蠻山陝防邊供餽餉給軍旅者又不知凡幾賦重役繁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宜嚴敕內外諸司省煩費寬力役毋擅有科率王府之工宜速竣庶令困敝少蘇更乞崇正學抑邪術以清聖心節財用省工作以培邦本詔下所司詳議他所論奏者甚衆在班列中最爲耆碩帝亦推心任之自太子太保屢加至少保兼太子太傅歲時賜賚

諸大臣莫敢望也吏部尚書屠滽罷廷推文升御史魏英等言兵部非文升不可帝亦以爲然乃命倪岳代滽而加文升少傅以慰之岳卒以文升代南京鳳陽大風雨壞屋拔木文升請帝減膳撤樂修德省愆御經筵絶遊宴停不急務止額外織造振饑民捕盜賊已又上吏部職掌十事帝悉褒納一品九載滿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帝以將考察特召文升及都御史戴珊史琳至煖閣諭以秉公黜陟又以文升年高重聽再呼告之命左右掖之下階始文升爲都御史王恕在吏部兩人皆以正直任天下事疏出天下傳誦恕去人望皆歸文升迨爲

吏部年已八十修髯長眉遇事侃侃不少衰孝宗崩文升承遺詔請汰傳奉官七百六十三人命留太僕卿李綸等十七人餘盡汰之正德元年御用監中官王瑞復請用新汰者七人文升不奉詔給事中安奎劾得瑞納賄狀劾之瑞恚誣文升抗旨更下廷議皆是文升帝終不聽文升因乞歸不許是時朝政已移於中官文升老日懷去志會兩廣缺總督文升推兵部侍郎熊繡繡怏怏不欲出其鄉人御史何天衢遂劾文升徇私欺罔文升連疏求去許之賜璽書乘傳月廩歲隸有加家居非事未嘗入州城語及時事輒顰蹙不答居三年劉瑾亂

政坐文升前用雍泰爲朋黨除其名五年六月卒年八十五瑾誅復官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傅謚端肅文升有文武才長於應變朝端大議往往待之决功在邊鎮外國皆聞其名尤重氣節厲廉隅直道而行雖遭讒詬屢起屢仆迄不少貶子璁以鄉貢士待選吏部文升使請外曰必大臣子而京秩誰當外者卒後踰年大盜趙燧等剽河南至鈞州以文升家在捨之去攻泌陽燬焦芳家東草若芳像裂之嘉靖初加贈文升左柱國太師

劉大夏字時雍華容人父仁宅由鄉舉知瑞昌縣流民千餘家匿山中邏者索賂不得誣民反衆議加兵仁宅

單騎招之民爭出訴遂罷兵擢廣西副使大夏年二十舉鄉試第一登天順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成化初館試當留自請試吏乃除職方主事再遷郎中明習兵事曹中宿弊盡革所奏覆多當上意尚書倚之若左右手汪直好邊功以安南黎灝敗於老撾欲乘間取之言於帝索永樂間討安南故牘大夏匿弗予密告尚書余子俊曰兵釁一開西南立糜爛矣子俊悟事得寢朝鮮貢道故由鴉鶻關至是請改由鴨綠江尚書將許之大夏曰鴨綠道徑祖宗朝豈不知顧紆迴數大鎮此殆有微意不可許乃止中官阿九者其兄任京衛經歷以罪爲大

夏所笞憲宗入其譖捕繫詔獄令東廠偵之無所得會
懷恩力救乃杖二十而釋之十九年遷福建右參政以
政績聞聞父訃一宿即行弘治二年服闋遷廣東右布
政使田州泗城不靖大夏往諭遂順命後山賊起承檄
討之令獲賊必生致驗實乃坐得生者過半改左移浙
江六年春河決張秋詔博選才臣往治吏部尚書王恕
等以大夏薦擢右副都御史以行乃自黃陵岡浚賈魯
河復浚孫家渡四府營上流以分水勢而築長隄起胙
城歷東明長垣抵徐州亘三百六十里水大治更名張
秋鎮曰安平鎮孝宗嘉之賜璽書褒美語詳河渠志召

爲左副都御史歷戶部左侍郎十年命兼左僉都御史往理宣府兵餉尚書周經謂曰塞上勢家子以市糴爲私利公毋以剛賈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俟至彼圖之初塞上羅買必粟千石芻萬束乃得告納以故中官武臣家得操利權大夏令有芻粟者自百束十石以上皆許勢家欲牟利無所得不兩月儲積充羨邊人蒙其利明年秋三疏移疾歸築草堂東山下讀書其中越二年廷臣交薦起右都御史總制兩廣軍務敕使及門攜二僮行廣人故思大夏鼓舞稱慶大夏爲清吏治捐供億禁內外鎮守官私役軍士盜賊爲之衰止十

五年拜兵部尚書屢辭乃拜命旣召見帝曰朕數用卿數引疾何也大夏頓首言臣老且病竊見天下民窮財盡脫有不虞責在兵部自度力不辦故辭耳帝黙然南京鳳陽大風拔木河南湖廣大水京師苦雨沈陰大夏請凡事非祖宗舊而害軍民者悉條上釐革十七年二月又言之帝命事當興革者所司具實以聞乃會廷臣條上十六事皆權倖所不便者相與力尼之帝不能決下再議大夏等言事屬外廷悉蒙允行稍涉權貴復令察覈臣等至愚莫知所以久之乃得旨傳奉官疏名以請劾匠廚役減月米三斗增設中官司禮監覈奏四衛

勇士御馬監具數以聞餘悉如議織造齋醮皆停罷光祿省浮費鉅萬計而勇士虛冒之弊亦大減制下舉朝歡悅先是外戚近倖多干恩澤帝深知其害政奮然欲振之因時多災異復宣諭羣臣令各陳缺失大夏乃復上數事其年六月再陳兵政十害且乞歸帝不許令弊端宜革者更詳具以聞於是大夏舉南北軍轉漕番上之苦及邊軍困憊邊將侵尅之狀極言之帝乃召見大夏於便殿問曰卿前言天下民窮財盡祖宗以來徵斂有常何今日至此對曰正謂不盡有常耳如廣西歲取鐸木廣東取香藥費固以萬計他可知矣又問軍對曰

窮與民等帝曰居有月糧出有行糧何故窮對曰其帥侵尅過半安得不窮帝太息曰朕臨御久乃不知天下軍民困何以爲人主遂下詔嚴禁當是時帝方銳意太平而劉健爲首輔馬文升以師臣長六卿一時正人充布列位帝察知大夏方嚴且練事尤親信數召見決事大夏亦隨事納忠大同小警帝用中官苗逵言將出師內閣劉健等力諫帝猶疑之召問大夏曰卿在廣知苗逵延綏搗巢功乎對曰臣聞之所俘婦稚十數耳賴朝廷威德全師以歸不然未可知也帝默然良久問曰太宗頻出塞今何不可對曰陛下神武固不後太宗而將

領士馬遠不逮且淇國公小違節制舉數十萬衆委沙漠奈何易言之度今上策惟守耳都御史戴珊亦從旁贊決帝遽曰微卿曹朕幾誤由是師不果出莊浪土帥魯麟爲甘肅副將求大將不得恃其部衆强徑歸莊浪廷臣懼生變欲授以大帥印又欲召還京處之散地大夏請奬其先世忠順而聽麟就閒麟素貪虐失衆心兵柄已去無能爲竟怏怏病死帝欲宿兵近地爲左右輔大夏言保定設都司統五衞祖宗意當亦如此請遣還操軍萬人爲西衞納京東兵密雲薊州爲東衞帝報可中官監京營者恚失兵揭飛語宮門帝以示大夏曰宮

門豈外人能至必此曹不利失兵耳由是閒不得行帝嘗諭大夏曰臨事輒思召卿慮越職而止後有當行罷者具揭帖以進大夏頓首曰事之可否外付府部內咨閣臣可矣揭帖滋弊不可爲後世法帝稱善又嘗問天下何時太平對曰求治亦難太急但用人行政悉與大臣面議當而後行久之天下自治嘗乘閒言四方鎮守中官之害帝問狀對曰臣在兩廣見諸文武大吏供億不能敵一鎭守其煩費可知帝曰然祖宗來設此久安能遽革第自今必廉如鄧原麥秀者而後用不然則已之大夏頓首稱善大夏每被召跪御榻前帝左右顧近

侍輒引避嘗對久憊不能興呼司禮太監李榮掖之出一日早朝大夏固在班帝偶未見明日諭曰卿昨失朝耶恐御史糾不果召卿其受眷深如此特賜玉帶麒麟服所賚金幣上尊歲時不絕未幾孝宗崩武宗嗣位承詔請撤四方鎮守中官非額設者帝止撤均州齊元大夏復議上應撤者二十四人又奏減皇城京城守視中官皆不納項之列上傳奉武臣當汰者六百八十三人報可大漢將軍薛福敬等四十八人亦當奪官福敬等故不入侍以激帝怒帝遽命復之而責兵部對狀欲加罪中官甯瑾頓首曰此先帝遺命陛下列之登極詔書

不宜罪帝意乃解中官韋興者成化末得罪久廢至是夤緣守均州言官交諫大夏等再三爭皆不聽正德元年春又言鎮守中官如江西董讓薊州劉瑯陝西劉雲山東朱雲貪殘尤甚乞按治帝不悅大夏自知言不見用數上章乞骸骨其年五月詔加太子太保賜敕馳驛歸給廩隸如制給事中王翊張襘請留之吏部亦請如翊襘言不報大夏忠誠懇篤遇知孝宗忘身徇國於權倖多所裁抑嘗請嚴覈勇士爲劉瑾所惡劉宇亦憾大夏遂與焦芳譖於瑾曰籍大夏家可當邊費十二三年九月假田州岑猛事逮繫詔獄瑾欲坐以激變律死都

御史屠滽持不可瑾謾罵曰卽不死可無戍耶李東陽爲婉解且瑾詗大夏家實貧乃坐戍極邊初擬廣西芳曰是送若歸也遂改肅州大夏年已七十三布衣徒步過大明門下叩首而去觀者歎息泣下父老攜筐送食所至爲罷市焚香祝劉尚書生還比至戍所諸司憚瑾絕餽問儒學生徒傳食之遇團操輒荷戈就伍所司固辭大夏曰軍固當役也所攜止一僕或問何不挈子姓曰吾宦時不爲子孫乞恩澤今垂老得罪忍令同死戍所耶大夏旣遣戍瑾猶摭他事罰米輸塞上者再五年夏赦歸瑾誅復官致仕淸軍御史王相請復廩隸錄其

子孫中官用事者終嗛之不許大夏歸教子孫力田謀食稍贏散之故舊宗族預自爲壙志曰無使人飾美俾懷愧地下也十一年五月卒年八十一贈太保謚忠宣大夏嘗言居官以正己爲先不獨當戒利亦當遠名又言人生蓋棺論定一日未死即一日憂責未已其被逮也方鋤菜園中入室攜數百錢跨小驢就道赦歸有門下生爲巡撫者枉百里謁之道遇扶犁者問孰爲尚書家引之登堂即大夏也朝鮮使者在鴻臚寺館遇大夏邑子張生因問起居曰吾國聞劉東山名久矣安南使者入貢曰聞劉尚書戍邊今安否其爲外國所重如此

贊曰王恕砥礪風節馬文升練達政體劉大夏篤棐自將皆具經國之遠猷藴畜君之正志綢繆庶務數進讜言迹其居心行己磊落光明剛方鯁亮有古大臣節概歷事累朝享有眉壽朝野屬望名重遠方詩頌老成書稱黃髮三臣者近之矣恕昧遠名之戒以作傳見疎而文升大夏被遇孝宗之朝明良相契荃宰一心迨至宦豎乘權耆舊擯斥進退之際所係詎不重哉

明史卷一百八十二終

明史卷一百八十三　　列傳第七十一

總裁官總理事務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戸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何喬新　彭韶

周經　耿裕

倪岳　閔珪

戴珊

何喬新字廷秀江西廣昌人父文淵永樂十六年進士授御史歷按山東四川烏蒙奸民什伽私其知府祿昭妻懼誅誣昭反詔發軍討文淵檄止所調軍而白其誣

宣德五年用顧佐薦賜敕知溫州府居六年治最增俸賜璽書以胡濙薦擢刑部右侍郎督兩淮鹽課正統三年兩議獄不當與尚書魏源下獄皆得釋朝議征麓川文淵疏諫曰麓川徼外彈丸地不足煩大兵若遣雲南守將屯金齒令三司官撫諭之遠人獲更生而朝廷免調兵轉餉策之善者也帝下其議廷臣多主用兵於是西南騷動僅乃克之而失亡多其冬以疾乞歸景帝即位起吏部左侍郎尋進尚書佐王直理部事東宮建加太子太保災異見給事中林聰等劾文淵憸邪左庶子周旋疏言其枉聰并劾旋御史曹凱復廷爭之遂與旋

俱下獄聽疏有囑內臣語太監興安請詰主名聽不敢
堅對乃釋文淵命致仕英宗復位削其加官而景泰中
易儲詔書父有天下傳之子語出文淵或傳朝命逮捕
懼而自縊時喬新已登景泰五年進士官南京禮部主
事奔喪歸里里人故侍郎揭稽嘗受業文淵而與喬新
兄弟不協奏文淵死實諸子迫之自經又逼嫁父所愛
妾喬新亦訐稽爲巡撫時嘗薦黃竑且代草易儲疏皆
被徵比對簿父妾斷指爲諸郎訟寃獄得少解帝亦以
事經赦釋不問已復丁母憂服除改刑部主事歷廣東
司郎中錦衣衞卒犯法捕治不少貸都指揮袁彬有所

囑執不從彬怒使人捃摭無所得由是名大起成化四年遷福建副使所屬壽寧銀礦盜採者聚衆千餘人所過剽掠募兵擊禽其魁福寧豪尤氏殺人出入隨兵甲拒捕者二十年福清薛氏時出諸番互市事覺謀作亂皆捕殺之福安寧德銀礦久絕有司責課民多破產喬新以爲言減三之二興化民自洪武初受牛於官至是猶歲課其租奏免之清流歸化里介沙縣將樂間恃險不供賦白都御史置歸化縣其民始奉要束遷河南按察使歲大饑故事振貸迄秋止喬新曰止於秋謂秋成可仰也今秋可但已乎振至明年麥熟乃止都御史原

傑以招撫流民至南陽引喬新自助初項忠驅流民過當民聞傑至益竄山谷喬新躬往招之附籍者六萬餘戶遷湖廣右布政使荊州民苦徭役驗丁口貧富列爲九等民便之十六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邊地軍民每出塞伐木捕獸喬新言此輩苟遇敵必輸情求生皆賊導也宜毋聽闌出犯者罪守將詔可敵犯塞偕參將支玉伏兵灰溝營擊斬甚衆進左副都御史歲饑奏免雜辦及戶口鹽鈔十之四劾僉事尚敬劉源稽獄請敕天下斷獄官淹半載以上者悉議罪帝稱善亟從之召拜刑部右侍郎山西大饑人相食命往振活三十餘

萬人還流冗十四萬戸還朝會安寧宣撫使楊友欲奪
嫡弟播州宣慰使愛爵誣愛有異謀喬新往勘與巡撫
劉璋共白愛誣友奪官安置他府播人遂安孝宗嗣位
萬安劉吉等忌喬新剛正出爲南京刑部尚書沿江蘆
洲率爲中官占奪託言備進奉費喬新奏還之民初喬
新之出中官懷恩不平一日以事詣閣言新君踐阼當
用正人胡爲出何公安等默然既而刑部尚書杜銘罷
羣望屬喬新而吉代安爲首輔終忌之久不補弘治改
元用王恕薦始召喬新代銘奏言舊制遣官勘事及逮
捕必齎精微批文赴所在官司驗視乃行近止用駕帖

不合符宜復舊制以防矯詐帝立報許時吉仇正人頻興大獄喬新卒據法直之吉愈啣恨數摭他事奪俸二年夏京城大水喬新請恤被災者家又慮刑獄失平條上律文當更議者數事吉悉格不行大理丞闕御史鄒魯覬遷而喬新薦郎中魏紳會喬新外家與鄉人訟魯即誣喬新受賕曲庇吉取中旨下其外家詔獄喬新乃拜疏乞歸頃之窮治無驗魯坐停俸喬新亦許致仕喬新性廉介觀政工部時嘗使淮西巢令閻嶶少學於文淵以金幣餽喬新却之閻曰以壽吾師耳喬新曰子欲壽吾親因他人致之則可因吾致之則不可卒不受福

建市舶中官死鎮守者分其貲遺三司喬新獨固辭不得輸之於庫旣家居楊愛遣使厚致贈且獻良材可爲櫬者喬新堅却之喬新年十一時侍父京邸修撰周旋過之喬新方讀通鑑續編旋問曰書法何如綱目對曰呂文煥降元不書叛張世傑溺海不書死節曹彬包拯之卒不書其官而紀羲軒多採怪妄似未有當也旋大驚異比長博綜羣籍聞異書輒借鈔積三萬餘帙皆手較讐著述甚富與人寡合氣節友彭韶學問友邱濬而已罷歸後巡按江西御史陳詮奏喬新始終全節中間祇以受親故餽遺之嫌勒令致仕進退黯昧誠爲可惜

乞行勘本官如無疾則行取任用有疾則加慰勞以存
故舊之恩全進退之節不許後中外多論薦竟不復起
十五年卒年七十六江西巡撫林俊爲彭韶及喬新請
謚吏部覆從之有旨令上喬新致仕之由給事中吳世
忠言喬新學行政事莫不優忠勤剛介老而彌篤御史
鄒魯挾私誣劾一辭不辨恬然退歸杜門著書人事寡
接士大夫莫不高其行若必考退身之由疑旌賢之典
則如宋蔣之奇嘗誣奏歐陽修矣胡紘輩嘗誣奏朱熹
矣未聞以一人私情廢萬世公論也事竟寢正德十一
年廣昌知縣張傑復以爲言乃贈太子太保予廕明年

賜諡文肅喬新五世孫源萬曆初爲刑部右侍郎亦有
清節
彭韶字鳳儀莆田人天順元年進士授刑部主事進員
外郎成化二年疏論僉都御史張岐憸邪宜召王竑李
秉葉盛忤旨下詔獄給事中毛弘等救之不聽卒輸贖
尋遷郎中錦衣指揮周彧太后弟也奏乞武强武邑民
田不及賦額者籍爲閒田命韶偕御史季琮覆勘韶等
周視徑歸上疏自劾曰眞定田自祖宗時許民墾種即
爲恒產除租賦以勸力農功臣戚里家與國咸休豈當
與民爭尺寸地臣誠不忍奪小民衣食附益貴戚請伏

奉使無狀罪疏入詔以田歸民而責韶等邀名方命復
下詔獄言官爭論救得釋當是時韶與何喬新同官並
有重名一時稱何彭遷四川副使安岳扈氏焚滅劉某
家二十一人定遠曹氏殺其兄一家十二人所司以爲
疑獄久不決韶一訊得實咸伏辜進按察使盡撤境內
淫祠王府祭葬舊遣內官公私煩費奏罷之雲南鎮守
太監錢能進金燈擾道路韶劾之不報十四年春遷廣
東左布政使中官奉使紛遝鎮守顧恒市舶韋眷珠池
黃福皆以進奉爲名所至需求民不勝擾韶先後論奏
最後梁芳弟錦衣鎮撫德以廣東其故鄉歸採禽鳥花

木害尤酷詔抗疏極論語侵芳芳怒搆於帝謫之貴州二十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應天明年正月星變上言彗星示災見於歲暮遂及正旦歲暮者天道之終正旦者歲事之始此天心仁愛欲陛下善始善終也陛下嗣位之初家禮正防微周儉德昭用人慎乃邇年以來進奉貴妃加於嫡后褒寵其家幾與先帝后家埒此正家之道未終也監局內臣數以萬計利源兵柄盡以付之犯法縱奸一切容貸此防微之道未終也四方鎮守中官爭獻珍異動稱敕旨科擾小民此持儉之道未終也六卿並加師保監寺兼領崇階及予告而歸廩食輿夫

濫加庸鄙爵賞一輕人誰知勸此用人之道未終也惟
陛下慎終如始天下幸甚時方召爲大理卿帝得疏不
悅命仍故官巡撫順天永平二府均大興宛平昌平諸
縣徭役劾奏鎭守中官陶弘罪孝宗卽位召爲刑部右
侍郎嘉興百戶陳輔緣盜販爲亂陷府城大掠遁入太
湖遣韶巡視韶至賊已滅乃命兼僉都御史整理鹽法
尋進左侍郎韶以商人苦抑配爲定折價額蠲宿負憫
竈戶煎辦徵賠折閱之困繪八圖以獻條利病六事悉
允行弘治二年秋還朝明年改吏部與尚書王恕甄人
才覈功實仕路爲清彗星見上言宦官太盛不可不亟

裁損因請午朝面議大政毋祗具文已又言濫授官太
多乞嚴杜倖門痛爲釐正帝是其言然竟不能用四年
秋代何喬新爲刑部尚書故安遠侯柳景贓敗至數千
兩徵僅十一以其母訴免詔執奏曰昔唐宣宗元舅鄭
光官租不入京兆尹韋澳械其莊吏宣宗欲寬之澳不
奉詔景無元舅之親贓非負租之比獨蒙宥除是臣等
守法媿於澳也不從御史彭程以論皇壇器下獄詔疏
救因極陳光祿冗食濫費狀乃命具歲辦數以聞荊王
見潚有罪奏上淹旬不下內官王明苗通高永殺人減
死遣戍昌國公張巒建墳踰制役軍至數萬畿內民冒

克陵廟戸及勇士旗校輒免徭役致見戸不支流亡日
衆詔皆抗疏極論但下所司而已詔涖部三年昌言正
色秉節無私與王恕及喬新稱三大老而爲貴戚近習
所疾大學士劉吉亦不之善詔志不能盡行連章乞休
乃命乘傳歸月廩歳隸如制明年南京地震御史宗彛
等言詔喬新强珍謝鐸陳獻章章懋彭程俱宜召用不
報又明年卒年六十六謚惠安贈太子少保詔嗜學公
暇手不釋書正德初林俊言詔謚不副行乞如魏驥吳
訥葉盛改謚文竟不行

周經字伯常刑部尚書瑄子也天順四年進士改庶吉

士授檢討成化中歷侍讀中允侍孝宗於東宮講文華大訓太子起立閣臣以爲勞議請坐聽經與諸講官皆不可乃已孝宗立進太常少卿兼侍讀弘治二年擢禮部右侍郎中官請修黃村尼寺奉祀孝穆太后土魯番貢獅子不由甘肅假道滿剌加浮海至廣東經倡議毀其寺卻貢不與通改吏部進左侍郎通政經歷沈祿者皇后姑壻也尚書王恕在告中官傳旨擢祿本司參議經言非面承旨又無御札不敢奉詔復與恕疏爭之事雖不能止朝論韙焉靈壽奸民獻地於中官李廣戶部持不得經倡九卿疏爭卒罪獻地者嘗上言外戚家無

功求遷無勞乞賞兼齋醮遊宴濫費無紀致帑藏殫虛
宜大爲撙節近例預備倉積粟多者守令賜誥敕不次
遷官遂致剝下干進請如洪武間例悉出官帑平糴毋
奪民財考績毋專以積粟爲能至淸軍之弊洪熙以前
在旗校宣德以後在里胥弊在旗校者版籍猶存若里
胥則並版籍而淆亂之宜考故冊洗奸弊災傷民乞省
恤惜薪司薪炭約支數年災荒郡縣宜盡與停免四方
顏料雜辦亦然此救民急務也帝多採納之八年文武
大臣以災異陳時政經爲具奏草而斥戲樂一事語尤
切直帝密令中官廉草奏者尚書耿裕曰疏首吏部裕

實具草經曰疏草出經手即有罪罪經世兩賢之明年代葉淇爲戶部尚書時孝宗寬仁而戶部尤奸蠹所萃挾勢行私者不可勝紀少不如意讒毁隨之經悉按祖宗成憲無所顧寬逋緩征裁節冗濫四方告災必覆奏蠲除每委官監稅課入多者與下考苛切之風爲之少衰奉御趙瑄獻雄縣地爲東宮莊經等劾瑄違制下詔獄而帝復從鎮撫司言遣官勘實經等復爭之曰太祖太宗定制閒田任民開墾若因奸人言而籍之官是土田予奪盡出奸人口小民無以爲生矣旣而勘者及巡撫高銓言閒田止七十頃悉與民田錯於是從經言仍

賦之民治瑄罪中官何鼎劾外戚張鶴齡下獄經疏救之忤旨切責雍王祐櫄乞衡州稅課司及衡陽縣河泊所經言不可許帝納之命自今四方稅課王府不得請中官織造者請增給兩浙鹽課二萬引經等言鹽筴佐邊不宜濫給且祖宗朝織染諸局供御有常數若曰取用有加則江南兩浙已例外增造若曰工匠不足則仰食公家不下千餘人所爲何事是知供用未必缺而徒導陛下以勞民傷財之事也帝不從經恐歲以爲常再疏請斷其後乃命歲予五千引先是倉場監督內官依成化末年例裁減十一年秋帝復增用少監莫英等三

人經上疏力爭帝以已遣不聽內靈臺請錦衣餘丁百人供灑掃經等諫不納經曰祖宗設內臺其地至密令一旦增百人將必有漏洩妄言者帝悟立已之崇王見澤乞河南退灘地二十餘里經言不宜予興王祐杬前後乞赤馬諸河泊所及近湖地千三百餘頃經三疏爭之竟不許帝以肅寧諸縣地四百餘頃賜壽寧侯張鶴齡其家人因侵民地三倍且毆民至死下巡撫高銓勘報銓言可耕者無幾請仍賦民不許時王府勳戚莊田例畝徵銀三分獨鶴齡奏加徵二分且概加之沙鹻地經抗章執奏命侍郎許進偕太監朱秀覆覈經言地已

再勘今復遣使徒滋煩擾昔太祖以劉基故減青田賦徵米五合欲使基鄉里子孫世世頌基今輿濟篤生皇后正宜恤民減賦俾世世戴德何乃使小民銜怨無已也頃之進等還言此地乃憲廟皇親栢權及民恒產不可奪帝竟予鶴齡如其請加稅而命償權直除民租額經等復諫曰東宮親王莊田徵稅自有例鶴齡不宜獨優權先帝妃家亦戚畹也名雖償直實乃奪之天下將謂陛下惟厚椒房親不念先朝外戚帝終不納大同缺戰馬馬文升請太倉銀以市經言糧馬各有司存祖訓六部毋相壓兵部侵戶部權非祖訓帝爲改撥太僕銀

給之給事中魯昂請盡括稅役金錢輸太倉經曰不節
織造賞賚齋醮土木之費而欲括天下財是竭也內宦
傳旨索太倉銀三萬兩爲燈費持不與經剛介方正好
强諫雖重忤旨不恤宦官貴戚皆憚而疾之太監李廣
死帝得朝臣與餽遺簿籍大怒科道因劾諸臣交通狀
有及經者經上疏曰昨科道劾廷臣奔競李廣闌入臣
名雖蒙恩不問實含傷忍痛無以自明夫人奔競李廣
冀其進言左右圖寵眷耳陛下試思廣在時曾言及臣
否且交結餽遺簿籍具在乞檢曾否有臣姓名更嚴鞫
廣家人臣但有寸金尺帛卽治臣交結之罪斬首市曹

以爲奔競無耻之戒若無干涉亦乞爲臣洗雪庶得展
布四體終事聖明若令含汙忍垢即死塡溝壑目且不
瞑帝慰答之十三年星變自陳乞休報許賜敕馳驛加
太子太保以侶鍾代廷臣爭上章留之中外論薦者至
八十餘疏咸報寢武宗即位言官復薦召爲南京戶部
尚書遭繼母憂未任正德三年服闋經塤兵部尚書曹
元方善劉瑾言經雖老尚可用乃召爲禮部尚書固辭
不許强赴召受事數月即謝病去五年三月卒年七十
一贈太保諡文端子曾進士浙江右參政
耿裕字好問刑部尚書九疇子也景泰五年進士改庶

吉士授戶科給事中改工科天順初以九疇爲右都御
史改裕檢討九疇坐劾石亨貶裕亦謫泗州判官終父
喪補定州成化初召復檢討歷國子司業祭酒侯伯年
幼者皆肄業監中裕采古諸侯貴戚言行可法者爲書
授之帝聞而稱善歷吏部左右侍郎坐尚書尹旻累停
俸者再已代旻爲尚書大學士萬安與裕不協而李孜
省私其同鄉李裕欲使代裕相與謀中之坐以事調侍
郎黎淳南京而奪裕俸言官復交劾宥之裕入謝旣出
帝怒曰吾再寬裕罪當再謝今一謝以奪俸故意鞅鞅
耶孜省等因而傾之遂調南京禮部而以李裕代踰年

孝宗嗣位轉南京兵部參贊機務弘治改元召拜禮部尚書時公私侈靡耗費日廣裕隨事救正因災異條上時事及申理言官先後陳言甚衆大要歸於節儉給事中鄭宗仁疏節光祿供應裕等請納其奏巡視光祿御史田奫以供費不足累行戶請借太倉銀償之裕等言疑有侵盜弊請敕所司禁防帝皆從之南京守備中官請增奉先殿日供品物裕等不可帝方踐阼斥番僧還本土止留乳奴班丹等十五人其後多潛匿京師轉相招引齋醮復興言官以爲言裕等因力請驅斥帝乃留百八十二人餘悉逐之禮部公廨火裕及侍郎倪岳周

經等請罪被劾下獄已釋之停其俸初撒馬兒罕及土魯番皆貢獅子甘肅鎮守太監傅悳先圖形以進巡按御史陳瑤請却之裕等乞從瑤請而治悳違詔罪帝不從後番使再至留京師頗有宣召裕等言番人不道因朝貢許其自新彼復潛稱可汗興兵犯順陛下優假其使適遇倔强之時彼將謂天朝畏之益長桀驁且獅子野獸無足珍異帝即遣其使還尋代王恕爲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御用監匠人李綸等以內降得官裕言先有詔文官不由臣部推舉傳乞除授者參送法司按治今除用綸等不信前詔不可給事中呂獻等皆論奏裕

亦再疏爭終不聽裕爲人坦夷諒直諳習朝章秉銓數
年無愛憎亦不徇毀譽銓政稱平自奉澹泊兩世貴盛
而家業蕭然父子並以名德稱九年正月卒年六十七
贈太保諡文恪
倪岳字舜咨上元人父謙奉命祀北岳母夢緋衣神入
室生岳遂以爲名謙終南京禮部尚書諡文僖岳天順
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成化中歷侍讀學士直講
東宮二十二年擢禮部右侍郎仍直經筵弘治初改左
侍郎岳好學文章敏捷博綜經世之務尚書耿裕方正
持大體至禮文制度率待岳而決六年裕改吏部岳遂

代爲尚書詔召國師領占竹於四川岳力諫帝不從給事中夏昂御史張禎等相繼爭之事竟寢時營造諸王府規制宏麗踰永樂宣德之舊岳請頒成式又以四方所報災異禮部於歲終類奏率爲具文乃詳次其月日博引經史徵應勸帝勤講學開言路寬賦役愼刑罰黜奸貪進忠直汰冗員停齋醮省營造止濫賞帝頗採納焉左侍郎徐瓊與后家有連謀代岳九年南京吏部缺尚書廷推瓊詔加岳太子太保往任之而瓊果代岳尋改岳南京兵部參贊機務還代屠滽爲吏部尚書嚴絕請托不徇名譽銓政稱平岳狀貌魁岸風采嚴峻善斷

大事每盈廷聚議決以片言聞者悅服同列中最推遜
馬文升然論事未嘗苟同前後陳請百餘事軍國弊政
剔抉無遺疏出人多傳錄之論西北用兵害尤切其畧
云近歲毛里孩阿羅忽孛羅出乩加思蘭大爲邊患蓋
緣河套之中水草甘肥易於屯牧故賊頻據彼地擁衆
入掠諸將怯懦率嬰城自守苟或遇敵輒至挫衂旣莫
敢折其前鋒又不能邀其歸路敵進獲重利退無後憂
致兵鋒不靖邊患靡寧命將徂征四年三舉絕無寸功
或高臥而歸或安行以返析圭擔爵優游朝行輦帛輿
金充物私室且軍旅一動輒報捷音賜予濫施官秩輕

授甚至妄殺平民謬稱首級敵未敗北輒以奔遁爲辭功賞所加非私家子弟卽權門厮養而什伍之卒轉餉之民則委骨荒城膏血野草天怒人怨禍幾日深非細故也京營素號冗怯留鎭京師猶恐未壯根本顧乃輕於出禦用褻天威臨陣輒奔反墮邊軍之功爲敵人所侮且延綏邊也去京師遠宣府大同亦邊也去京師近彼有門庭之喻此無陛楯之嚴可乎項兵部建議令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萬併力以援延綏而不慮其相去旣遠往返不逮人心苦於轉移馬力疲於奔軼夫聲東擊西者賊寇之奸態也擣虛批亢者兵家之長策

也精銳既盡乎西老弱乃留於北萬一北或有警而西未可離首尾衡決遠近坐困其可爲得計哉至於延綏士馬屯集糧糗不貲乃以山西河南之民任飛芻轉粟之役徒步千里夫運而妻供父輓而子荷道路愁怨井落空虛幸而得至束芻百錢斗粟倍直不幸遇賊身且斃矣他尚何云輸將不足則有輕齎輕齎不足又有預徵水旱不可先知豐歉未能逆卜徵如何其可預也又令民輸芻粟補官而媚權貴私親故者或出空牒以授倉庾無升合之入至若輸粟給鹽則豪右請託搴占虛名鬻之而商賈費且倍蓰官爵日輕鹽法日沮而邊儲

之不充如故也又朝廷出帑藏給邊歲爲銀數十萬山西河南輸輕齎於邊者歲不下數十萬銀日積而多則銀益賤粟日散而少則粟益貴而不知者遂於養兵之中寓養狙之術或以茶鹽或以銀布名爲準折糧價實則侵尅軍需故朝廷有糜廩之虞軍士無果腹之樂至兵馬所經例須應付居平人日米一斗馬日芻一束追逐一日之間或一二堡或三四城豈能俱給哉而典守者巧爲竊攘之謀凡所經歷悉有開支罔上行私莫此爲甚及訪禦敵之策則又論議紛紜有謂復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使聲援交接犄角易制夫欲復城河

北卽須塞外屯兵出孤遠之軍涉荒漠之地輜重爲累饋餉惟艱彼或抄掠於前躡襲於後曠日持久軍食乏絕進不得城退不得歸一敗而聲威大損矣又有謂統十萬之衆裹半月之糧奮揚武威掃蕩窟穴使河套一空事非不善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孫吳之法以逸待勞今欲鼓勇前行窮搜遠擊乘危履險覬萬一之倖贏糧遠隨則重不及事提兵深入則孤不可援且其間地方千里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彼或往來遷徙罷我馳驅我則情見勢屈爲敵所困既失坐勝之機必蹈覆沒之轍其最無策者又欲棄延綏勿守使兵民息肩不

知一民尺土皆受之祖宗不可忽也向失東勝故今日之害萃於延綏而關陝震動今棄延綏則他日之害鍾於關陝而京師震動賊愈近而禍愈大矣因陳重將權增城堡廣斥堠募民壯去客兵明賞罰嚴間諜實屯田復邊漕數事時兵部方主用兵不能盡用也十四年十月卒年五十八贈少保謚文毅明世父子官翰林俱謚文自岳始

閔珪字朝瑛烏程人天順八年進士授御史出按河南以風力聞成化六年擢江西副使進廣東按察使久之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南贛諸府多盜率强宗家僕

珪請獲盜連坐其主法司議從之尹直輩謀之李孜省
取中旨責珪不能弭盜左遷廣西按察使孝宗嗣位擢
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入爲刑部右侍郎進右都御史
總督兩廣軍務與總兵官毛銳討古田獞副總兵馬俊
參議馬鉉自臨桂深入敗死軍遂退詔停俸討賊珪復
進兵連破七寨他賊悉就撫弘治七年遷南京刑部尚
書尋召爲左都御史十一年東宮出閣加太子少保十
三年代白昂爲刑部尚書再加太子太保以災異與都
御史戴珊共陳時政八事又陳刑獄四事多報可珪久
爲法官議獄皆會情比律歸於仁恕宣府妖人李道明

聚衆燒香巡撫劉聰信千戸黃珍言株連數十家謂道明將引北寇攻宣府及逮訊無驗珪乃止坐道明一人餘悉得釋而抵珍罪聰亦下獄貶官帝之親鞫吳一貫也將寘大辟珪進曰一貫推案不實罪當徒帝不允珪執如初帝怒戴珊從旁解之帝乃霽威令更擬珪終以原擬上帝不悅召語劉大夏對曰刑官執法乃其職未可深罪帝默然久之曰朕亦知珪老成不易得但此事太執耳卒如珪議正德元年六月以年踰七十再疏求退不允及劉瑾用事九卿伏闕固諫韓文被斥珪復連章乞休明年二月詔加少保賜敕馳傳歸六年十月卒

年八十二贈太保諡莊懿從孫如霖南京禮部尚書如
霖曾孫洪學吏部尚書洪學從弟夢得兵部戎政尚書
他爲庶僚者復數人
戴珊字廷珍浮梁人父哻由鄉舉官嘉興教授有學行
富人數輩遣其奴子入學哻不可賄上官强之執愈堅
見忤坐他事去珊幼嗜學天順末與劉大夏同舉進士
久之擢御史督南畿學政成化十四年遷陝西副使仍
督學政正身率教士皆愛慕之歷浙江按察使福建左
右布政使終任不攜一土物弘治二年以王恕薦擢右
副都御史撫治鄖陽蜀盜野王剛流刦竹山平利珊合

川陝兵備副使朱漢等討擒其魁餘皆以脅從論全活甚衆入歷刑部左右侍郎與尚書何喬新彭韶共事晉府寧化王鍾鋂淫虐不孝勘不得實再遣珊等勘之遂奪爵禁錮進南京刑部尚書久之召爲左都御史十七年考察京官珊廉介不苟合給事中吳蕣王蓋自疑見黜連疏詆吏部尚書馬文升並言珊縱妻子納賄珊等乞罷帝慰留之御史馮允中等言文升珊歷事累朝清德素著不可因浮詞廢計典乃下蕣蓋詔獄命文升珊即舉察事珊等言兩人逆計當黜故先劾臣等今黜之彼必曰是挾私也苟避不黜則負委任而使詐諼者得

志帝命上兩人事蹟皆黜之已劉健等因召對力言蓋罪輕宜調用帝方嚮用文升珊卒不納帝晚年召對大臣珊與大夏造膝宴見尤數一日與大夏侍坐帝曰時當述職諸大臣皆杜門如二卿者雖日見客何害袖出白金賚之曰少佐而廉且屬勿廷謝曰恐爲他人忌也珊以老疾數求退輒優詔勉留遣醫賜食慰諭有加珊感激泣下私語大夏曰珊老病子幼恐一旦先朝露公同年好友何惜一言乎大夏曰唯唯後大夏燕對畢帝問珊病狀言珊實病乞憫憐聽其歸帝曰彼屬卿言耶主人留客堅客則强留珊獨不能爲朕留耶且朕以天

下事付卿輩猶家人父子今太平未兆何忍言歸大夏出以告珊珊泣曰臣死是官矣帝旣崩珊以新君嗣位不忍言去力疾視事疾作遂卒贈太子太保謚恭簡

贊曰孝宗之爲明賢君有以哉恭儉自飭而明於任人劉謝諸賢居政府而王恕何喬新彭韶等爲七卿長相與維持而匡弼之朝多君子殆比隆開元慶曆盛時矣喬新韶雖未究其用而望著朝野史稱宋仁宗時國未嘗無嬖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孝宗初政亦畧似之不然承憲宗之季而欲使政不旁撓財無濫費滋培元氣中外乂安豈

易言哉

明史卷一百八十三終

明史卷一百八十四　列傳第七十

總裁官總理事務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周洪謨　楊守陳 弟守阯 子茂元 茂仁

張元禎 陳音　傅瀚

張昇　吳寬

傅珪　劉春

吳儼　顧清

劉瑞

周洪謨字堯弼長寧人正統十年進士及第授編修博

聞强記善文詞熟國朝典故喜談經濟景泰元年疏勸帝親經筵勤聽政因陳時務十二事再遷侍讀天順二年掌南院事憲宗嗣位復陳時務言人君保國之道有三曰力聖學曰修內治曰攘外侮力聖學之目一曰正心修內治之目五曰求眞才去不肖旌忠良罷冗職恤漕運攘外侮之目六曰選將帥練士卒講陳法治兵器足饋餉靖邊陲帝嘉納焉成化改元廷議討四川山都掌蠻洪謨上方畧六事詔付軍帥行之進學士尋爲南京祭酒上言南監有紅板倉二十間高皇后積粟以養監生妻孥者宜修復帝允行之母喪服闋改北監十一

年言士風澆浮請復洪武中學規帝嘉納命禮部榜諭
崇信伯費淮入監習禮久不至洪謨劾之奪冠帶以儒
巾赴監停歲祿之半學政肅然先聖像用冕旒十二而
舞佾豆籩數不稱洪謨請備天子制又言古者鳴球琴
瑟爲堂上之樂笙鏞柷敔爲堂下之樂而干羽則舞於
兩階今舞羽居上樂器居下非古制當改尚書鄒幹駁
止之洪謨再疏爭帝竟俞其議遷禮部右侍郎久之轉
左以蔡傳所釋璿璣玉衡後人遵用其制考驗多不合
宜改製帝卽屬洪謨洪謨易以木旬日而就十七年進
尚書二十年加太子少保二十一年星變有所條奏帝

多採納弘治元年四月天壽山震雷風雹樓殿瓦獸多毀洪謨復力勸修省帝深納之洪謨矜莊寡合與萬安同鄉安居政府時頗與之善至是言官先後論奏致仕歸又三年卒年七十二謚文安洪謨嘗言士人出仕或去鄉數千里旣昧土俗亦拂人情不若就近選除王府官終身不遷乖祖制當稍變更都掌蠻及白羅羅昇子數叛宜特設長官司就擇其人任之庶無後患將殁猶上安中國定四裔十事其好建白如此

楊守陳字維新鄞人祖範有學行嘗誨守陳以精思實踐之學舉景泰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成化初充

經筵講官進侍講英宗實錄成遷洗馬尋進侍講學士同修宋元通鑑綱目母憂服闋起故官孝宗出閣爲東宮講官時編文華大訓事涉宦官者皆不錄守陳以爲非備列其善惡得失書成進少詹事孝宗嗣位宮僚悉遷秩執政擬守陳南京吏部右侍郎帝舉筆去南京字左右言劉宣見爲右侍郎帝乃改宣左而以守陳代之修憲宗實錄充副總裁弘治改元正月上疏曰孟子言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夫堯舜之道何道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堯舜之得於內者深而爲出治之本也詢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

四聰此堯舜之資於外者博而爲致治之綱也臣昔忝宮僚伏覩陛下朗讀經書未嘗勤諮問以究聖賢奧旨儒臣畧陳訓詁未嘗進詳說以極帝王要道是陛下得於內者未深也今視朝所接見者大臣之丰采而已君子小人之情狀小臣遠臣之才行何由識退朝所披閱者百官之章奏而已諸司之典則羣吏之情弊何由見宮中所聽信者內臣之語言而已百官之正議萬姓之繁言何由聞恐陛下資於外者未博也願遵祖宗舊制開大小經筵日再御朝大經筵及早朝但如舊儀若小經筵必擇端方博雅之臣更番進講凡所未明輒賜清

問凡聖賢經旨帝王大道以及人臣賢否政事得失民情休戚必講之明而無疑乃可行之篤而無弊若夫前朝經籍祖宗典訓百官章奏皆當貯文華殿後陛下退朝披覽日令內閣一人講官二人居前殿右廂有疑則詢必洞晰而後已一日之間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則欲寡心清臨政不惑得於內者深而出治之本立矣午朝則御文華門大臣臺諫更番侍直事已具疏者用揭帖略節口奏陛下詳問而裁決之在外文武官來覲俾條列地方事口陳大要付諸司評議其陛辭赴任者隨其職任而戒諭之有大政則御文華殿使

大臣各盡其謀勿相推避不當則許言官駁正其他具疏進者召閣臣面議可否然後批答而於奏事辭朝諸臣必降詞色詳詢博訪務竭下情使賢才常接於目前視聽不偏於左右合天下之耳目以爲聰明則資於外者博而致治之綱舉矣若如經筵常朝祇循故事凡百章奏皆付內臣調旨批答臣恐積弊未革後患滋深且今積弊不可勝數官鮮廉恥之風士多浮競之習敎化凌夷刑禁弛懈俗侈而財滋乏民困而盜日繁列衞之城池不修諸郡之倉庫鮮積甲兵朽鈍行伍空虛將驕惰而不知兵士疲弱而不習戰一或有警何以禦之此

臣所以朝夕憂思至或廢寢忘食者也帝深嘉納後果復午朝召大臣面議政事皆自守陳發之尋以史事繁乞解部務章三上乃以本官兼詹事府專事史館二年卒謚文懿贈禮部尚書弟守阯子茂元茂仁守阯字維立成化初鄉試第一入國學祭酒邢讓下獄率六館生伏闕訟冤十四年進士及第授編修秩滿故事無遷留都者會從兄守隨爲李孜省所逐欲并逐守阯乃以爲南京侍讀弘治初召修憲宗實錄直經筵再遷侍講學士給事中龐泮等以救知州劉遜悉下獄吏部尚書屠滽奏遣他官攝之守阯貽書極詆滽失十年大計京官

守阯時掌院事言臣與掌詹事府學士王鏊俱當聽部考察但臣等各有屬員進與吏部會考所屬則坐堂上退而聽考又當候階下我朝優假學士慶成侍宴班四品上車駕臨雍坐彝倫堂內視三品此故事也今四品不與考察則學士亦不應與臣等職講讀撰述稱否在聖鑒有不待考察者詔可學士不與考察自守阯始修會典充副總裁尋遷南京吏部右侍郎嘗署兵部時陳弊五事改署國子監考績入都會典猶未成仍留爲總裁事竣遷左侍郎還任進二秩武宗立引年乞休不待報竟歸詔加尚書致仕劉瑾亂政奪其加官瑾敗乃復

久之卒守阯博極羣書師事兄守陳學行相埒其爲解
元學士侍郎皆與兄同又對掌兩京翰林院人尤艷稱
之守陳卒守阯爲位哭奠者三年茂元字志仁成化十
一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郎中出爲湖廣副使改山東
弘治七年河決張秋詔都御史劉大夏治之復遣中官
李興平江伯陳銳繼往興威虐繫辱按察使茂元攝司
事奏言治河之役官多而責不專有司供億日費百金
諸臣初祭河天色陰晦帛不能燃所焚之餘宛然人面
具耳目口鼻觀者駭異鬼神示怪夫豈偶然乞召還興
銳等專委大夏功必可成且水者陰象今后戚家威權

太盛假名姓肆貪暴者不可勝數請加禁防以消變異畫工藝士宜悉放遣山東既有內臣鎮守復令李全鎮臨淸宜撤還疏入下山東撫按勘奏言焚帛之異誠有之所奏供億多過其實於是輿銳連章劾茂元妄詔遣錦衣百戶胡節逮之父老遮道愬節乞還楊副使及陛見茂元長跪不伏帝怒置之詔獄節遍叩中官備言父老愬冤狀中官多感動會言者交論救部擬贖杖還職特謫長沙同知謝病歸久之起安慶知府遷廣西左參政正德四年劉瑾遣御史孫迪校勘錢穀索賄不予瑾又惡茂元從父守隨遂勒致仕瑾誅起官江西尋遷雲

南左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改涖南京都察院終刑部右侍郎茂仁字志道成化末進士歷刑部郎中遼東鎭守中官梁玘被劾偕給事中往按盡發其罪終四川按察使

張元禎字廷祥南昌人五歲能詩寧靖王召見命名元徵巡撫韓雍器之曰人瑞也乃易元禎舉天順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憲宗嗣位疏請行三年喪不省其年五月疏陳三事一勤講學願不廢寒暑所講必切於修德爲治之實不必以亂亡忌觸爲諱講退更凝神靜味驗之於身心政化講官令大臣公舉剛明正大之人

不拘官職大小一公聽政請日御文華殿午前進講午
後聽政天下章奏命諸臣詳議面陳可否陛下親臨決
其是非暇則召五品以下官隨意問以時事得失利病
令下情得以畢達一廣用賢請命給事中御史各陳兩
京堂上官賢否如有不盡亦許在京五品官指陳之以
爲進退又令共薦有德望者以代所去之位則大臣皆
得其人於是命之各言其所屬及方面郡縣官之賢否
付內閣吏部陞黜之中外羣臣有剛正敢言者舉爲臺
諫不必論其言貌官職出身但不宜委之堂上官恐憚
其剛方而薦柔媚者以充數所舉之人感其推薦不敢

直斥其非是以古者大臣不舉臺諫疏入以言多窒礙難行寢之預修英宗實錄與執政議不合引疾家居講求性命之學閱二十年中外交薦皆不赴弘治初召修憲宗實錄進左贊善上言人君不以行王道爲心非大有爲之主也陛下毓德青宮已負大有爲之望邇者頗崇異端嬖近習以蠱此心殖貨利耽玩好以荒此心開倖門塞言路以昧此心則不能大有爲矣願定聖志一聖學廣聖智疏反覆累萬言帝頗納之實錄成遷南京侍講學士以養母歸久之召爲會典副總裁至則進學士充經筵日講官帝甚傾向元禎體清癯長不踰中人

帝特設低几聽之數月以母憂去服闋遷南京太常卿
已修通鑑纂要復召爲副總裁以故官兼學士改掌詹
事府帝晚年德益進元禎因請講筵增講太極圖通書
西銘諸書帝亟取觀之喜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欲大
用之未幾晏駕武宗立擢吏部左侍郎兼學士入東閣
專典誥敕元禎素有盛譽林居久晚乃復出館閣諸人
悉後輩見元禎言論意態以爲迂濶多姍笑之又名位
相軋遂騰謗議言官交章劾元禎元禎七疏乞休劉健
力保持之健去元禎亦卒天啟初追謚文裕陳音字師
召莆田人天順末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成化六年三

月以災異陳時政言講學莫先於好問陛下雖間御經筵然勢分嚴絶上有疑未嘗問下有見不敢陳願引儒臣賜坐便殿從容咨論仰發聖聰異端者正道之反法王佛子眞人宜一切罷遣章下禮部越數日又奏國家養士百年求其可用不可多得如致仕尚書李秉在籍修撰羅倫編修張元禎新會舉人陳獻章皆當世人望宜召還秉等而罝獻章臺諫言官多緘默願召還判官王徽評事章懋等以開言路忤旨切責司禮太監黄賜母死廷臣皆往弔翰林不往侍講徐瓊謀於衆音大怒曰天子侍從臣相率拜內豎之室若清議何瓊愧沮秩

滿進侍講汪直黨韋瑛夜帥邏卒入兵部郎中楊士偉
家縛士偉考掠及其妻子音與比隣乘墉大呼曰爾擅
辱朝臣不畏國法耶其人曰爾何人不畏西廠音厲聲
曰我翰林陳音也久之遷南京太常少卿劉吉父喪起
復音貽書勸其固辭吉不悅後吏部擬用音吉輒阻之
曰腐儒以故十年不得調嘗與守備中官爭事爲所劾
事卒得直弘治五年吉罷始進本寺卿越二年卒音負
經術士多遊其門者然性健忘世故瑣屑事皆不解世
多以不慧事附之以爲笑然不盡實也
傅瀚字曰川新喻人天順八年進士選庶吉士除檢討

嗜學強記善詩文再遷左諭德直講東宮孝宗嗣位擢太常少卿兼侍讀歷禮部左右侍郎尋命兼學士入東閣專典誥敕兼掌詹事府事弘治十三年代徐瓊爲禮部尚書保定獻白鵲疏斥之陝西巡撫熊翀以鄠縣民所得玉璽來獻以爲秦璽復出也瀚率同列言秦璽完毀具載簡冊今所進璽形色篆紐皆不類蓋後人倣爲之且帝王受命在德不在璽太祖製六璽列聖相承百三十餘載天休滋至受命之符不在秦璽明矣請姑藏内府帝是其言薄賞得璽者京師星變地震雨雹四方多變異瀚條上軍民所不便者請躬行節儉以先天下

光祿寺逋行戶物價至四萬餘兩瀚言由供億之濫願敦儉素俾冗費不生所條奏率傅正議十五年卒贈太子太保諡文穆

張昇字啟昭南城人成化五年進士第一授修撰歷諭德弘治改元遷庶子大學士劉吉當國昇因天變疏言陛下即位言者率以萬安劉吉尹直爲言安直被斥吉獨存吉乃傾身阿佞取悅言官昏暮款門祈免糾劾許以超遷由是諫官緘口奸計始遂貴戚萬喜依憑宮壼凶焰熾張吉與締姻及喜下獄猶爲營救父存則異居各爨父歿則奪情起官談笑對客無復戚容盛納艷姬

恣爲淫黷且歷數其納賄縱子等十罪吉憤甚風科道劾昇誣詆調南京工部員外郎吉罷復故官歷禮部左右侍郎十五年代傅瀚爲尚書孝宗崩眞人陳應循西番灌頂大國師那卜堅參等以祓除率其徒入乾清宮昇請置之法詔奪眞人國師高士等三十餘人名號逐之昇在部五年遇災異輒進直言亦數爲言者所攻然自守謹飭武宗嬉遊怠政給事中胡煜楊一漢張襘皆以爲言章下禮部昇因上疏請親賢遠佞克謹天戒帝是之而不能用昇遂連疏乞休不允正德二年秦府鎮國將軍誠澂請襲封保安王昇執不可忤劉瑾謝病詔

加太子太保乘傳歸月米歲夫如制卒於家

吳寬字原博長洲人以文行有聲諸生間成化八年會試廷試皆第一授修撰侍孝宗東宮秩滿進右諭德孝宗即位以舊學遷左庶子預修憲宗實錄進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弘治八年擢吏部右侍郎丁繼母憂吏部員缺命虛位待之服滿還任轉左改掌詹事府入東閣專典誥敕仍侍武宗東宮宮臣豎多不欲太子近儒臣數移事問講讀寬率其僚上疏曰東宮講學寒暑風雨則止朔望令節則止一年不過數月一月不過數日一日不過數刻是進講之時少輟講之日多豈容復以他事妨

誦讀古人八歲就傅卽居宿於外欲離近習親正人耳庶民且然矧太子天下本哉帝嘉納之十六年進禮部尚書餘如故先是孝莊錢太后崩廷議孝肅周太后萬歲後竝葬裕陵祔睿廟禮皆如適至是孝肅崩將祔廟帝終以竝祔爲疑下禮官集議寬言魯頌閟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皆別廟漢唐亦然會大臣亦多主別廟帝乃從之時詞臣望重者寬爲最謝遷次之遷旣入閣嘗爲劉健言欲引寬共政健固不從他日又曰吳公科第年齒聞望皆先於遷遷實自愧豈有私於吳公耶及遷引退舉寬自代亦不果用中外皆爲之惜而寬甚安之曰

吾初望不及此也年七十數引疾輒慰留竟卒於官贈太子太保謚文定授長子奭中書舍人補次子奐國子生異數也寬行履高潔不爲激矯而自守以正於書無不讀詩文有典則兼工書法有田數頃嘗以周親故之貧者友人賀恩疾遷至邸旦夕視之恩死爲衣素一月

傅珪字邦瑞清苑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弘治中授編修尋兼司經局校書與修大明會典成遷左中允武宗立以東宮恩進左諭德充講官纂修孝宗實錄時詞臣不附劉瑾瑾惡之謂會典成於劉健等多所糜費鐫與修者官降珪修撰俄以實錄成進左中允再

遷翰林學士歷吏部左右侍郎正德六年代費宏為禮部尚書禮部事視他部為簡自珪數有執爭章奏遂多帝好佛自稱大慶法王番僧乞田百頃為法王下院中旨下部稱大慶法王與聖旨並珪佯不知執奏孰為大慶法王敢與至尊並書大不敬詔勿問田亦竟止珪居間類木訥者及當大事毅然執持人不能奪卒以此忤權倖去教坊司臧賢請易牙牌製如朝士又請改鑄方印珪格不行賢日夜騰謗於諸閹間冀去珪流寇擾河南太監陸誾謀督師下廷議莫敢先發珪厲聲曰師老民疲賊日熾以目功者多僨事者漏罰失將士心先所

遣已無功可復遣耶今賊橫行郊圻肘腋間民囂然思亂禍且夕及宗社吾儕死不償責諸公安得首鼠兩端由是議罷疏上竟遣閹而中官皆憾珪御史張羽奏雲南災珪因極言四方災變可畏八年五月復奏四月災因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災變六十九事今自去秋來地震天鳴雹降星隕龍虎出見地裂山崩凡四十有二而水旱不與焉災未有若是甚者極陳時弊十事語多斥權倖權倖益深嫉之會戶部尚書孫交亦以守正見忤遂矯旨令二人致仕兩京言官交章請留不聽珪歸三年御史盧雍稱珪在位有古大臣風家無儲蓄日給

爲累乞頒月廩歲隸以示優禮又謂珪剛直忠讜當起用吏部請如雍言不報而珪適卒年五十七遺命毋請卹典撫按以爲言詔廕其子中書舍人嘉靖元年錄先朝守正大臣追贈太子少保謚文毅

劉春字仁仲巴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及第授編修屢遷翰林學士正德六年擢吏部右侍郎進左八年代傅珪爲禮部尚書淮王祐棨鄭王祐檡皆由旁支襲封而祐棨稱其本生爲考祐檡并欲追封入廟交城王秉杋由鎮國將軍嗣爵而進其妹爲縣主春皆據禮駁之遂著爲例帝崇信西僧常襲其衣服演法內廠有綽吉我

些兒者出入豹房封大德法王遣其徒二人還烏思藏請給國師誥命如大乘法王例歲時入貢且得齎茶以行春持不可帝命再議春執奏曰烏思藏遠在西方性極頑獷雖設四王撫化其來貢必有節制使不爲邊患若許其齎茶給之誥敕萬一假上旨以誘羌人妄有請乞不從失異俗心從之則滋害奏上罷齎茶卒與誥命春又奏西番俗信佛教故祖宗承前代舊設立烏思藏諸司及陝西洮岷四川松潘諸寺令化導番人許之朝貢貢期人數皆有定制比緣諸番僻遠莫辨眞僞中國逃亡罪人習其語言竄身在內又多刱寺請額番貢日

增宴賞繁費乞嚴其期限酌定人數每寺給勘合十道緣邊兵備存勘合底簿比對相同方許起送并禁自後不得濫營寺宇報可廣東布政使羅榮等入覲各言鎮守內臣入貢之害春列上累朝停革貢獻詔旨且言四方水旱盜賊軍民困苦狀乞罷諸鎮守臣不納春掌禮三年慎守彝典宗藩請封請婚及文武大臣祭葬贈謚多所裁正遭憂服闋起南京吏部尚書尋以禮部尚書專典誥敕掌詹事府事十六年卒贈太子太保謚文簡劉氏世以科第顯春父規御史弟台雲南參政子彭年巡撫貴州右副都御史彭年子起宗遼東苑馬寺卿起

宗子世賞廣東左布政使台子鶴年雲南布政使以清
譽聞鶴年孫世曾巡撫雲南右副都御史有征緬功皆
由進士

吳儼字克溫宜興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授
編修歷侍講學士掌南京翰林院正德初召修孝宗實
錄直講筵劉瑾竊柄聞儼家多貲遣人啗以美官儼峻
拒之瑾怒會大計羣吏中旨罷儼官瑾誅復職歷禮部
左右侍郎拜南京禮部尚書十二年武宗北巡儼抗疏
切諫明年復偕諸大臣上疏曰臣等初聞駕幸昌平曾
具疏極論不蒙採納旣聞出居庸幸宣大宰輔不及知

羣臣不及從三軍之士不及衞京師內外人心動搖徐淮以南荒饉千里去冬雨雪爲災民無衣食安保其不爲盜所禦之寇尚遠隔陰山而不虞之禍或猝起於肘腋臣所大懼也不報十四年卒官贈太子少保謚文肅

顧清字士廉松江華亭人弘治五年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與同年生毛澄羅欽順汪俊相砥以名節進侍讀正德初劉瑾竊柄清邑子張文冕爲謀主附者立尊顯清絕不與通瑾銜之四年摘會典小誤挫諸翰林清降編修又以諸翰林未諳政事調外任及兩京部屬清得南京兵部員外郎會父憂不赴瑾

誅還侍讀擢侍讀學士掌院事尋遷少詹事充經筵日
講官進禮部右侍郎時澄已爲尚書清協恭守職前後
請建儲宮罷巡幸疏凡十數上世宗嗣位爲御史李獻
所劾罷歸清學端行謹恬於進取家居薦者相繼悉報
寢嘉靖六年詔舉老成堪用內閣者廷推及清乃以爲
南京禮部右侍郎上言錦衣職侍衛祖宗朝非機密不
遣正德間營差四出海內騷然陛下所親見近乃遣千
戶勘揚州高淪爭私財事因其女婦憯毒備加請自今
悉付所司停旂校無遺從之屢疏引疾詔進尚書致仕
時方進表入都道卒謚文僖

劉瑞字德符內江人父時敷官山東僉事以廉惠稱瑞舉弘治九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好學潔修遇事輒有論建淸寧宮災請罷醮壇時召內閣講官延訪治道又言故閹李廣門下內臣宜悉治罪前太監汪直先帝罪人今來覲用當斥遠之副使楊茂元郎中王雲鳳以直言獲罪宜召復其官京師之萬春宮與濟眞武廟壽寧侯第在外之興岐衡雍汝涇諸府土木繁興宜悉罷不急者都勻之捷鄧廷瓚冒其功賀蘭之征王越啟其釁請追正欺罔之罪報聞闕里廟成遣大學士李東陽祭告瑞請更定先師封謚不果行武宗卽位疏陳端治

本九事請召祭酒章懋侍郎王鏊都御史林俊雍泰而超擢參政王綸副使王雲鳳僉事胡獻知府楊茂元照磨金濂由是諸臣多獲進用劉瑾用事瑞即謝病貧不能還鄉依從母子李充嗣於澧州瑾榜瑞爲奸黨又以前薦雍泰除其名罰米輸塞上坐是益困授徒自給瑾誅以副使督浙江學校召爲南京太僕少卿嘉靖二年由南太常卿就遷禮部右侍郎因災變偕同官條上六事且言齋醮無益且妨政織造多費且病民帝多納用之大禮議起瑞偕九卿合疏極言大宗小宗之義凡數千言四年卒官贈尚書隆慶初謚文肅

贊曰周洪謨等以詞臣歷卿貳或職事拳拳或侃侃建白進講以啟沃爲心守官以獻替自效於文學侍從之選均無愧諸

明史卷一百八十四終